

汪子二錄

汪子三錄

汪子遺書敍

始余年二十餘居里中爲文辭里中人共

初傾心相引重晦明風雨往來相樂也因是允初所前契若

故汪大紳汪明之輩皆從往復而大紳尤喜余文旣余北遊

十餘年允初歲歲通書爲言大紳每得余塞上諸詩輒擊案

叫絕頃之來告大紳之喪謂大紳所著書百五十年文人所

未有不可無傳將一一裒寫次第刊行之先以所爲序跋寄

余審定及余還自京師允初亦歿獨明之猶在相與慨念往

事求問大紳遺書莫得也諸君爲學出入于儒佛大指欲識

兩家之篋而通其閑其所講于文者各不同莫不根極理要

有會于古大紳最長于議論亦最年先于朋遊中最爲老師

江西魯絜非山東韓公復主宋儒之學往往心不然其說相持辨難嘉定王光祿青浦王侍郎學不專主宋儒或言佛或不言佛要不盡與大紳合而皆折服大紳爲文無閒言允初所裒爲大紳遺書曰汪子二錄曰三錄曰詩錄曰文錄皆許爲之登版僅終三錄而允初化去故三錄孤行于世餘藁散佚後四五年濟南方均堂得其詩錄于潘榕臯農部續行之惟二錄文錄罔知所在及是去大紳卒十餘年去明之歿亦且六七年余始得大紳二錄藁本于允初之門人江君沅江君言大紳文錄散殘未理惟二錄爲其論學本旨二錄不傳卽三錄之言亦爲無據且清本易刊也余乃攜之揚州刻行之而歸其版江君諸君之學孤絕于世世不能無河漢其言

雖余猶及上下其議論顧當時亦徒用文辭相取質非能究竟其義追極于二君所謂天人之際者今第刻傳其書以慰作者平生之願完余後死之責若其論學是非後自有從而考定之者非余所敢阿私余又以悔明之之歿蹉跎未遽往收其藁而允初諸書至今猶未盡出於世爲可悲也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朔後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楞園

二錄自敍

縉爲學知尊孔子而避乎二氏者也。學于孔子之徒知尊朱子而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諸儒者也。觀于二氏，蓋知道之太孔子道之尊，觀于諸儒，蓋知孔子道之大。朱子道之尊，然二氏外也，不可引而納之于內。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諸儒內也，不可拒而絕之于外。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我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天地之中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各以成能者三才之職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兼而體之，止于至善者聖人之學也。孔子其盡之矣。語其學之要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末一貫也。語其道之極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人無間也。記曰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孔子其盡之矣此其爲天地之道可以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與彼二氏則已外
之矣其可引而內之乎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者此也我孔
子道統之傳實在顏曾思孟周程張諸君子諸君子皆能契
聖眞發道奧朱子繼之知之眞乾以易知也履之篤坤以簡
能也敬以管之乾坤合德也知先行後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也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至曠不可惡至動不可亂也其于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庶幾備焉故能盡發
孔子之道及顏曾思孟周程張之蘊定道統之傳其爲學勤
矣至矣其爲功于孔子也大矣河汾之學知變化不離乎中
知人事修天地舉蓋天地之性河汾其知之矣金谿先立乎

其大者敦化之功也餘姚致良知上達之要也蓋已能契易
簡之旨自周程未興朱子以降求其契聖真發道奧未有先
於三君子者也其可拒而外之乎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者
此也縉遊乎二氏知尊孔子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知尊朱
子非縉之能也實以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二氏所不能澌
泯者也朱子之學實能發孔子之道顏曾以下之蘊定道統
之傳河汾所不能與金谿餘姚所不能奪者也縉以二氏爲
外河汾金谿餘姚爲內非縉之私也觀于天地之道乾坤之
蘊昭昭然矣嗚呼此子二錄之所爲作也二錄明河汾金谿
餘姚爲孔子徒然有不合于朱子者亦謹爲別白焉其要歸
則以尊朱子爲宗金谿餘姚世儒以近于禪近于二氏斥之

縉知其非禪非二氏最篤于以發其覆焉然其要則以尊孔子爲極二錄之作要歸在是永康陳氏慕河汾之學而興焉者又嘗與朱子爭王霸之學以著往復因附于河汾而爲之說篇第先王陳而後陸王者蓋以世次云汪縉敘

汪子遺書

二錄目次

二錄自敍

上錄

內王

附陳

內王附陳

尊朱

明尊朱之指

下錄

內陸

內王

內陸王

尊朱

明尊朱之指

錄後

錄後敍

格物說上

格物說中

格物說下

規矩說

二錄後敍

附

書汪子二錄後

又書格物說後

汪子遺書

吳縣汪縉大紳著

上錄

內王

六經同體而異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其述易也于運行之智有以知其時其述書也于變化之制有以識其中其述詩也于興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禮也于三千之接有以達其奧其述樂也于九變之恰有以觀其成其述春秋也于王道之輕重曲直有以取其衷其續經也傷遷固而下述作紛紛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不得已因貳以

濟。非敢以仲尼自居也。稽仲尼之心而已矣。其以蒼生爲心也。其以中國爲訓也。其蘊諸天命者也。其以之建皇極敍彝倫也。凡以稽仲尼之心而已矣。文中子之讚易也。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人事修而天地之理得矣。其續春秋也。陳述而具書五國。其于易春秋也深乎。此文中子之大用也。欲知文中子之學者。必先究諸此。究諸此者無他。天地一中而已。仲尼一中而已矣。仲尼讚易修春秋一中而已。是中也。亘古今。橫四海。而無不在焉者也。順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也。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偶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下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其知命者乎。曰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其知性者乎。曰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其知心者乎。

贊周孔曰神之所爲乎曰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者也其知聖者乎。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其知一者乎。又曰二未始違于一其知一者也。又曰聖人之道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其知化者乎。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其知王道者乎。命也性也心也聖也一也化也王道也一中而已矣。中也者天之命人之性聖之心一之精化之本王道之體六經之歸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也。故曰六經同體而異用。王氏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

附陳

陳氏修皇帝王霸之學見聖賢之精微流行于事物而不息

于是力持三代以下爲經世非爲漢唐也然非力持漢唐則不足以發其經世之指是何也民者天之心也君者民之心也無民天地不能獨立無君民不能獨存是故君者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也謂漢唐不若唐虞三代之懿是誠然哉謂非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則不可唐虞三代之懿弗能及矣萃爲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者何哉孟子論定天下必曰定于一其論定于一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故于齊宣王不忍殺一牛之心卽言可王是心何心堯舜之心也未有無是心而能主張天地者純其心者堯舜也反之而純者湯武也有而不能純者漢祖唐宗也此陳氏所謂直上直下者與烏呼戰國之爭糜爛其生民也極矣至秦一之而其

酷更甚于戰國南北之爭。糜爛其生民也又極矣。至隋一之而其虐更甚于南北。不有漢唐生民盡矣。秦隋之不能一天下者無他嗜殺而已。漢唐之能一天下者無他不嗜殺而已。此其卒爲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也。與陳氏于是持之甚力大其功也。予其心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未有無救天下之心而能有定天下之功者也。

內王附陳

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中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此文中子指要也。龍川有見于此。發之曰。直上直下只是一箇見。則卓矣。雖然。龍川知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不知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必以堯舜爲至。知天理之在人心。

萬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不知天理之在人心流行于事物者皆備于我龍川之學蓋得文中子之麤者而已文中之學至精中也者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以故有取于兩漢然無欣羨兩漢之心也以故經綸乎事物然未嘗滯心于事物也龍川則已有欣羨漢唐之心矣則已滯心于事物矣故曰得其麤然以見之卓論之已爲漢唐諸儒所不到何也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此卽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也龍川失在欣羨漢唐之心未去耳去其欣羨漢唐之心堯舜之至者卽天理之在人心者而已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此卽其備于我者也龍川失在滯心于事物耳去其滯心于事物皆備于我者卽其流行于事物者也龍川其

卓矣乎其卓矣乎其可以一蹴而爲聖賢之學者乎吾故附于河汾而內之

尊朱

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此儒者規矩準繩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引孔子之言明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言出乎堯舜卽入于幽厲故以幽厲之說終焉由此觀之堯非有加于君道舜非有加于臣道也亦仁而已矣事君不以舜治民不以堯亦不仁而已矣此孔孟之家法也其出處之道卽準諸此孔子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者行此也。藏者藏此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者殉此也。是則孔子之家法。孟子守之。當時諸侯如齊宣王中主也。滕文公小國也。孟子不以中主小國而爲卑。近易行之說。其所陳者必皆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子徒也。孔孟之家法。朱子守之。朱子生于南宋。南渡之後。南渡之後。其勢浸弱。朱子不以弱勢而爲權宜之論。其所述者必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孟徒也。其出也。其處也。其正君澤民也。其守先待後也。必曰堯舜必曰孔孟者何也。君心爲萬事之根柢。君心一正而天下無不正矣。道必本諸堯舜孔孟者。君子格君心之學也。有不本諸堯舜孔孟。非儒者規矩準繩也矣。朱子以是不子龍。

川于河汾亦有子奪焉者何也不以道統子河汾也

明尊朱之指

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河汾知尊周孔矣，其論治也，知推本于唐虞三代矣，復于西方之學。兩漢之治，有取焉者，其以西方度世之心，兩漢救世之功，不可誣乎。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龍川力持漢唐以下，亦猶文中之志而已矣。朱子于儒佛王霸之界，持之甚嚴，何邪？曰：學有統治，有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學之統治之本也。西方之學入焉，則亂其統。漢唐之治雜焉，則失其本。學之無統治之無本，朱子之所甚懼也。以是持之甚嚴也。學也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也者，學必由其統治，必達其本，而後聖可幾也。董子曰：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使勿並進大哉言乎其知尊孔矣乎自漢唐以來諸儒亦嘗有志于斯矣然學未得其統本也知尊孔而不得其所以尊宋周程輩出知尊孔而得其所以尊矣道未光顯于世也朱子繼興盡發孔子以下至周程諸君子之奧抑百家而定一尊蓋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絕其道而勿並進者至朱子而乃克有成焉厥功茂哉吾之所以尊朱也于王陳之說亦不廢焉者西方度世之心漢唐救世之功雖聖人復起亦必有取焉觀子孔子之稱老聃管仲可見矣王陳之說其可廢邪

汪子遺書

吳縣汪縉大紳著

下錄

內陸

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人之
心也。學爲人也。學爲人者。自立也。陸子曰。雖欲自異于
天地。不可得。又曰。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此陸子之學也。
心學也。曰辨志。志乎義之涂。則天理日明。明乎理。人之門也。
志乎利之涂。則人欲曰昏。昏于欲禽之門也。孟子曰。人之所
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其存之去之之
實。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

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爲舜與蹠之實。故學者必先辨諸此。曰：自立者，此天之所以予我者也；立者，立此而已。立此者，四端。由是而充仁義禮智根于心也。萬善由是而出。萬物皆備于我也。雖然，不可不養也。養者，養此而已。此陸子之學也。心學也。

內王

陽明子指爲學之要曰：致良知。知是知非。良知也。爲善去惡致良知也。良知聖愚之所同具也。是者知其爲是。聖人知其是愚夫愚婦亦知其是也。非者知其爲非。聖人知其非。愚夫愚婦亦知其非也。聖愚之所同也。聖之所以爲聖者，無他，能致此良知而已。愚之所以爲愚者，無他，不能致此良知而已。

矣。是故學聖之要在致良知。致良知之指在爲善去惡。是者知其是而致之。致之必至于萬善。皆備非者知其非而致之。致之必至于纖惡必除。萬善備。纖惡除。吾心之良知無虧無蔽。望其庶矣乎。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陽明子發其指曰。獨知處誠之萌芽。又曰。誠意祇。此好善惡惡。好善惡惡。祇此是非。非是非已。盡天下千萬變。好惡已盡。是非千萬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敬長。致良知也。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親親敬長。致良知也。

此而已矣。所不爲所不欲。良知也。無之者。致良知也。曰無他。曰如此。言外此更無他道也。陽明子發其指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祇有此學者。當存此。其曾孟傳心之要典。與知是知非。良知也。所謂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者。如此而已。爲善去惡。致良知也。所謂功夫簡易真切者。如此而已。致良知之功。無盡窮者也。孔子聖人也。曰可以無大過。顏子大賢也。曰不遠復。所謂堯舜以上。善無盡者。于此可悟焉。致良知之學。聖學也。世儒議之爲異學者。其不仁也甚矣。知是知非。爲善去惡。致良知之指也。其徒視之爲膚末者。其不智也甚矣。

內陸王

佛氏言心金谿亦言心佛氏言知餘姚亦言知奚其內陸王
外佛氏也曰金谿先立乎其大者天之予我者也立者立此
而已餘姚致良知天聰明也致者致此而已以是經綸天地
主宰萬物故曰內佛氏以心爲幻以寂滅爲眞以卽物之知
爲妄覺以離物之知爲本覺以是證無生出三界故曰外陽
明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禪也奚其儒曰心本至虛陽明之
指指其至虛者而已奚其禪陽明子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
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
老也奚其儒曰是言也爲陸原靜而發也原靜將從事于養
生故以此告之使知不外良知反而求之聖賢之學耳金谿

之不爲禪餘姚之不爲二氏灼然無疑者吾以是內陸王也雖然陽明無善無惡之指儒也非禪也固也陽明旣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矣又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何也曰此惟心齋王氏得其宗心齋謂門人曰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充之惡念動則去之心齋曰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何如不能對心齋曰此是中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自充惡念自去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可謂善發陽明之蘊矣

聖誠而已矣。作聖之功，閑邪存其誠而已矣。存之之要，敬而已矣。修己以敬而已矣。誠者，天之道。聖人之本。敬者，聖人心法之妙。是爲道之統。聖之宗。朱子定其宗曰：理而已矣。天之所以爲天，一實理之無妄。聖人之所以爲聖，一實理之具于心者無妄而已矣。定其統曰：得孔孟之傳者，周子而已矣。二程子而已矣。著其心法之妙曰：敬而已矣。學者由此而求之，誠之之功也。階梯先儒由窮理而入者，擇善也。一心妙乎動靜，敬以管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真知實踐，自然上達，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詩所謂聖敬日躋，造乎渾化之域也。誠也。此朱子爲學之指要。陸王于此同歸而殊涂者，何也？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誠也。誠也者，太極也。心爲太極，理爲太

極。是爲道之統。聖之宗。程朱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性卽理也。理也者。形而上者也。物也者。形而下者也。有物必有則。道器一貫也。卽物窮理。程朱入道之門也。陸王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心卽理也。志也者。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形而下者也。志壹動氣。氣壹動志。道器一貫也。卽視聽言動之靈。得其本心。陸王入道之要也。是爲同歸而殊涂。其學皆出于孟子。孟子曰。性善。指其天命之本然者也。至善也。程朱發之曰。性卽理也。性善之旨。洞然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指其赤子之本然者也。至良也。陸王發之曰。心卽理也。仁人心之旨。洞然矣。其殊涂也。其同歸也。誠也。我固有之也。敬者敬此也。立者立此也。致者致此也。不知此者不足以尊朱。

明尊朱之指

朱子之學誠而已矣。心法之妙敬而已矣。誠無爲也。無思也。無事也。一理之命于天者也。敬無爲也。無思也。無事也。一理之具于吾心者也是。爲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爲天理。是爲性卽理。主此者是爲主靜。是爲無欲。窮此者是爲窮理。存此者是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達此者是爲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此孔氏傳心之要典。周程之微言。朱子契之至盡。致知力行。存養省察。循序漸進。自然上達。爲百世儒宗者也。陸王之學。其能外是與。自立者立此。致良知者致此。立之極致之極。吾心渾然一太極焉。是爲心學。心學之與理學奚其辨。曰亦微有辨。心一而已。循乎理則爲道心。動乎氣則爲人。

心理也者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形而下者也書曰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理形而上故微也氣形而下故危也曰惟精惟一
者精察乎此一乎理而氣從令焉此聖人性之之功也如是
則于變萬化一中而已矣是爲允執厥中理也者形而上者
也心也者主乎理而妙乎氣者也循乎理則形而上動乎氣
則形而下心學之與理學微有辨者此也學者知此則知所
以尊朱矣知所以尊朱則知陸王之歸有不能外是矣其徒
之認氣爲理認氣之精者爲理皆滯于形而下者失陸王之
指則旣遠矣安知尊朱又安知所以尊朱哉

錄後敘

爲學之要，孔子一言以蔽之曰：下學而上達。學者之患，莫大乎不由下學而妄希上達。又莫甚于下學而不得其方，以故朱子之教詳于下學。朱子補大學致知在格物傳曰：卽物窮理，此其下學之方也。大學一書，誠意爲之樞要，致知在格物，爲誠意之入門也。致知格物之訓，自漢迄宋諸儒岐出。朱子獨有取于程子傳其說而定其宗，以縉鑽仰之久，嘗爲作格物說三篇，一錄成，因著于後，爲入門者明下學之要焉。又嘗作規矩說，以明朱子之學，萬世不易。俾學者由是而入，毋惑于岐趨焉。汪縉敍。

汪子遺書

吳縣汪縉大紳著

錄後

格物說上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物必有則。天則也。理之具于吾心者也。理之具于吾心者不以聖人加益。不以凡民加損。凡民之不能爲聖人。非不能也。蓋氣稟物欲。有以拘之。蔽之矣。朱子明德傳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以此觀之。聖人能不昧之而已矣。凡民以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昧焉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凡民之所以爲凡者。此也。今以

凡民而欲入聖必去其拘蔽而後可欲去其拘蔽其要在窮理在卽物窮理窮者明之盡也理未窮者理未明也理未明則有以氣稟爲天性者矣有以物欲爲天理者矣何自而知其拘且蔽乎凡民而已矣窮理者非卽物以窮之則明終不盡明不盡故不誠有知其爲氣稟而姑任之者矣有知其爲物欲而姑聽之者矣其拘者終拘而蔽者終蔽猶是凡民而已矣必也窮理乎必也卽物窮理乎理窮則明明則誠氣稟之拘化物欲之蔽徹化之盡徹之盡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可得而復矣其于聖人奚間焉是故朱子格物之學入聖學之要也徹上徹下者也

格物說中

性者理而已矣萬物一原也至善也然而乘乎氣則有善有不善情者性之發至順也然而動于欲則有順有弗順心者性情之統至良也然而交于物則有良有弗良惟聖人能盡其性至善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至順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至良也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若無事于學矣然而聖人之于學猶敏以求之也若無事于卽物窮理矣然而聖人之爲學亦不能外夫卽物窮理也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于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三聖之學于斯可見矣夫卽物窮理之功聖人之所不能外者也況下此者乎下此者乘乎氣而爲氣稟所拘動于欲交于物而爲物欲所蔽拘于氣稟遂有所弗善蔽于物欲遂有所弗順弗良善者弗善矣順者弗順良者弗良矣不加以卽物窮理之功去其拘蔽徒曰吾性本善也吾情本順也吾心本

良也可乎安知其所謂善也順也良也非卽氣稟之拘物欲之蔽乎吾見弗善者曰弗善也弗順弗良者曰弗順弗良也亦終于困而不學已矣烏呼聖人之所以益聖凡民之所以益凡者由此而已矣大學補傳之作其能已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管之者吾心之靈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此固盡人所同具也然而反身而誠者獨有聖人而已矣此何故邪蓋以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之所知者未盡故也天道流行于萬物實理充塞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子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明天道也天則妙乎氣而無氣稟之拘宰乎物而無物欲之蔽故能混闊無窮

實理充塞也。吾心之靈乘乎氣卽爲氣稟所拘交于物卽爲物欲所蔽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知道者鮮也知者仁者所見偏于一卽其所拘者偏于一也百姓則氣稟物欲互爲拘蔽其于天道之流行于萬物者窒而不賁塞而不通又何自明夫萬物之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也哉朱子補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此言致知在格物之要也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致知之所以必在格物也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言致知在格物之功也曰至

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言物格知至也至是則明乎萬物之皆備于我矣明乎善矣故于大學終篇發之曰明善之要也蓋致知在格物明善也物格知至明乎善也明乎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矣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者在中庸則爲誠身在大學則爲誠意誠身必由明善而入誠意必由格物而入朱子所謂夢覺關也覺則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氣稟物欲互爲拘蔽其能反身而誠優入聖域哉然則朱子卽物窮理之學入聖學之要也夫卽學至于聖人有不能外焉者蓋自灑埽應對以至仰觀俯察一焉而已矣此下學上達之要也

格物說下

朱子曰。格物是夢覺。闢格得來是覺。格不得來是夢。誠意是善惡。闢誠得來是善。誠不得來是惡。烏呼。盡之矣。今夫覺者人之本心也。奚爲而夢善者。人之命于天者也。奚爲而惡覺也。善也。朱子所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夢也。惡也。朱子所謂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也。欲去其拘蔽。其要在格物。故曰。格物是夢。覺闢。格得來是覺。格不得來是夢也。覺則知至矣。知至者虛靈不昧。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爲善必盡。去惡必盡。爲之盡去之盡。于是吾心所具之衆理。無一理之不實。吾心所應之萬事。無一事之不實。始有以全其所得乎天者。

也故曰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來是惡也烏呼盡之矣朱子明明德傳曰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致知在格物傳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朱子教人入德之門莫切于是學者由是入焉學之要在是矣

規矩說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文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此學者之規矩也朱子教人必自大學始其生平用力之地尤在此書學者失其要領而改錯者多矣大學之要蓋子言之備矣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

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子釋之曰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朱子釋之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于此觀之孔曾思孟所授受者可知朱子用力之要亦可識也朱子于大學之卒章發之曰明善之要誠

身之本蓋謂此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學者欲以規矩成方員其必由是而入焉乎

二錄後敘

縉家先世居徽州休寧縣爲徽州人自先大父以賈遊于四方起家蘇州遂爲蘇州人先大父有丈夫子十六人先君子第九子也先君有丈夫子三人縉其長子也冥天不弔先君子早世先妣程太孺人撫有三子育之教之縉奉母命讀書少嗜二王先生及陸陳之學長聞朱子微言以所聞者尊聖賢之學著爲二錄一書以縉之愚得若是有聞焉心之所大樂也然實有大痛于中者先大父既以貲起家著富名然僅過中家之產而已先大父旣歿以富過中家之產析爲十六太孺人挈其一經理之食其子飽于是煖于是延師于是買書籍于是婚嫁于是疾病醫藥死喪營葬于是太孺人心力

憊矣顧樂之不厭者徒以嗜學望其子也縉以是得一意于學學有成太孺人必有以樂乎此也烏呼孰意縉爲學始有端緒我太孺人早已棄世邪此縉之所大痛也先大父以賈起家蓋其勤也縉則把卷外略無一事經心坐是家日落縉所居之屋先大父老屋也客有過予者仰屋而吟曰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蕭蕭蓋笑予之空匱也客俯而翻書觸手皆龍川陽明集笑曰何龍川陽明之多乎蓋譏予之不知量也縉不能以身發明先儒之學徒隳先人之業又縉之所大痛也以縉之愚于聖賢之學有所聞輒欲與儕輩商之儕輩乃不勝其異意焉其能究心于是學相與講明之以守先待後爲已任者蓋亦少矣縉居恒浩歎曰先儒之學自在

天地間有志者自求之可耳亦何與吾事邪縉爲此歎非喪
心也實有所痛于中也實有所大痛于中也二錄成敍子後
以志予學成之難學旣成而日孤也汪縉敍

書汪子二錄後

莊生有言逃空虛者聞足音跫然而喜矣豈不然哉往予求友於天下最初得汪子大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迄於今蓋三十年矣汪子善著書其書出入於儒佛及周秦諸子而二錄之作則一以儒爲宗自隋迄明諸老先生異同之旨往往能啟其關鑰而通其隔閡儻所謂已見大意者與烏虖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如汪子者又曷可少哉後之覽者亦有繹其言通其意而以身究竟之者乎此汪子之心也書其尾以告之同里彭紹升書

又書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第一義家國天

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於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
於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於物形而
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
者量度之也本文選遲命論注引倉頡篇卽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
本則知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
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
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於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
而誠舉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日萬物之理散殊於天地
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

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邪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三代典章律算識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爲散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邪汪子平生論著其於本末之敍次旣瞭然矣獨是說狃於補傳不免彼此牴牾故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錄云切已工夫若只汎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卽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雖開已見大意只緣它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則較補傳更切古本以知本爲知至正提此意

跋

沅年逾冠從學於彭二林先師因得見先師執友汪先生汪先生謂言若年少卽知向道可喜第貧士須先得館穀安其心乃能以餘力從事於此繼見所著三錄二錄始悟向者之言殆卽邵子所謂康濟自家身者已而汪先生歿先師往收其文藁數種又自裒其集將次第刻之三錄始告成而先師繼逝方先師之未逝也以爲汪先生旣歿朋儕間無有與於斯道者其子道德性命之歸與衰治亂之故擇精語詳又旁通西來大意下逮經義詩歌都有度外之識無師之智而尤推其三錄二錄以爲灼見古人經世治心之學因手爲刊定并其餘集付沅俾任校讎及疾亟復自審定全集亦使校刻

之歲月侵尋于茲十餘年先師遺著所得行世者僅二林居
集一種而汪先生亦惟詩錄得其故友方君刻之餘皆篋置
以兩先生入道之苦心與人之宏願其式憑於著述間者沅
固未敢一日而去諸懷也日者王丈惕甫語及先師詩集沅
因併出汪先生二錄且述先師鄭重付畀之意于是王丈喟
然述疇昔相與上下往復之迹且謂其願力之深寄于孤往
之趣三錄雖成書罕有過而問者深恐未刻之迹久而就湮
因錄付刻工以版見屬且令並收前二刻合行之蓋不忘汪
先生平生之舊而沅所欲勉繼先師未竟之業亦藉手于王
丈以卒成之爲幸多矣其汪先生餘文并先師未刻之集沅
夙夜負疚于心思得畢刊行世未知亦有嗣王丈而爲之者

否耳嘉慶十年夏四月邑後學江沅跋

三錄敍

有天下者將以正人心扶道術濟民生必衷諸至聖至聖之道一天道也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揭允執厥中之傳立萬世治天下之大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授受至孔子集其大成繼往聖開來學其道遂以昭明于萬世孔子物曾思繼之作大學中庸定其宗傳之孟子孟子旣得其傳知孔子之道一天道也道必衷諸孔子孟子下智足以知尊孔子者荀子而已于是二子思以易天下遊于世皆無所遇當是時諸子各以其說馳騁兵刑家差適于用其術則出于陰符家誣天非聖扼天下而用之遂以其說雄于諸子時君靡然從焉烏呼六國亂亾相繼秦亦二世而絕豈其不幸哉其循違

者非也然則萬世之循違可知矣孔子之道一天道也天道其可違乎循之則治反是則亂以循違爲治亂萬世不易者也予三錄之作以循違告萬世也上錄曰準孟準也者立萬世準則也孟子道孔子之道天道也天道至公公則達之至順至順之徵人心正道術昌民生樂循其道唐虞三代之治斷可復也中錄曰繩荀繩也者繩其出入也荀子知尊孔子矣于其本乎天者未明也知放棄邪說矣根株未斷也循其說以公制私以順勝逆爲漢唐之治而有餘矣下錄曰案刑家案兵家案陰符家案也者案其得失也案其小有得而不勝其失也兵刑家既適于用益以濟其私其術有所出私之藏于中者益淡而固發之益險私以滅公誣天非聖徵爲至

逆秦以下治亂迭尋論其治皆不及三代亂則兵刑之禍亟
焉閒嘗究其故實以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下彼邪
說之中于人心世遠而未有所止也于是準繩孟荀案三家
本諸天衷諸聖辨公私推其順逆驗天下治亂萬世之循違
蓋可知也汪縉敘

三錄上

汪縉大紳著

準孟一

有兩說于此其一說公說也其一說私說也二說者兩相持且孰屈曰私說必屈然而屈其說未屈其心果得謂之屈其說乎哉吾立公說與私說衡蓋欲屈其心焉爾屈其說因屈其心是屈一而得乘也是操公說者之大樂也其心鬱然其說蹶屈將屢變屢伸自蓋其屈而說益棼是貌屈一隱樹之敵且無算而公說危矣說之公私惡乎分曰仁義也曰利也說曰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陰陽者天之門剛柔者地之門仁義者人之門由仁義行崇效卑法是謂與天地參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百世不易之準也。公說也。雖然聖人休焉百家游焉託足假宿姦志矣焉堯趨舜步容服修焉及其見利而奔若餓虎飢鷹之逐肉磨牙張爪猛決剽疾猶患不盡得也耽耽逐逐盡變舊態不足更緣飾古義波委瀾翻瀆橫不可隄制公說驟歷如旌拂楹不爲動又竄而之他彼邪流遁義利是非之界大可錯不釐且又惡得而屈之雖然不屈其將何底乎無已則就其說因其所明正其所處之非據警動其心以屈之其可乎何言爾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其說曰民命衣食者也古者取之草木而有餘食取之毛羽而有餘衣衣食之涂寬故爭心伏今者耕而食耕者且未必得食織而衣織者且未必得衣衣食之涂隘故爭心起利事

愈多爭心愈少利事愈少爭心愈多凡今之爭以愈少故愈爭不爭是無以爲命也然則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說之以利事愈少則愈爭固也吾不謂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緣于爭乎抑知愈爭則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萬畝十人均之人千畝仰事俯畜養老送終嫁娶之事寬然足給而且里黨敦睦通有無以羨資歟不見謂少貪黷者出視所有欣然不厭負強挾詐侵冒兼并以自益智力等者利其然而效之朴懦積憤不平激發相助勝負反覆互傾奪不可遽已奇零斷割而千畝之業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數覩矣故曰少之原緣于爭而愈爭則愈見少也且說之以愈少愈爭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爭愈爭愈少之分而實未

明于不爭。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畝，十人食之，不可謂不少。然人受十畝，終其身，和其鄉鄰，食時而用節，卽遇凶歲，何至爲溝中瘠矣？故曰：不爭，不患其少也。爭，則將竝無以有其少也。且將竝無以有其命也。上以利制民命，民以爭制利，見利而動，若鳥駭獸走霍，然解散，豈得制其命也哉？說又曰：利者，人所心聚也。故有國者，必使利權盡歸于上，而後可以喻萬民而聚之。譬之齊民之家，足衣食數人，則數人聚之；足衣食百人，則百人聚之。談說仁義，而不足以衣食人，則人轉而衣食于人矣。是則民之聚于利，不足以聚于仁義，斷可識已。居之曰：民以利聚，民情乎？吾固不謂利之不足以聚民也。吾尤不謂民之聚散之不以利也。雖然，有辨焉。曰：聖王之聚民也。

以利術家之聚民也亦以利烏平辨曰辨之于其心辨之于其政而已聖王者情愛民欲其安全也則爲之計飽煖欲其安全之永永也則爲之播禮教上治風雨下治山澤中治彝倫飲食牀第之私罔不周悉若父兄之慮子弟也其政之行于下者正經界止淫惰開其利原塞其濫溢之竇自十一而外一絲一粟上無利焉故民樂其生服其教遇饑饉兵戰之厄蟠固而不散術家者情欲利欲利欲博欲專民不聚利不博不專民不印不印不聚不聚不威不威不專是故藉民之力而博之也藉民之力而專之也其子民也若豪猾之馭臧獲若屠販者之役牛馬豢犬豕也厚其直時其飢飽廣其芻牧堅密其圈牢剔抉其蠹害之者非有愛也以爲吾將有以

用之也。其外之經理畜養之者又誠愛之也。誠愛之者固非誠愛其命也。以爲不誠愛之將羸敝軟憊。吾則將無以鞭撻之以集吾事也。其與息犬豕牛馬役臧獲曷異哉。故其民印利畏威不識君父親戚寡廉恥惟利威之嚮故其民可耕可戰至與之犯危難威利少倍此則立解嗟夫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仁義者公說之所昧也私說之明利害固有未盡明焉如此也公說明仁義利與害有不足明然其明利害至盡矣私說之明利害則祇得半也且其利害又非特如前所陳而已公說行利澤溥害端絕清和咸理奕祺襲休無窮期私說行朝爲夕利禍害蘊隆潛伏不可勝較爲私說者乃覩未之究明也其無幾于仁義也空也夫戰國之趨利亟矣天下

羣沒溺焉孟子援之明仁義乃其告梁王獨隱其三極之微
言徒比切利害若相與爲角勝者竊怪焉旣而究其旨作而
歎曰利竇之決也甚洪水塞其實之難也甚治洪水仁義者
利竇之隄也固也然使逆其汹驟而制之恐隄不能立而傷
轉大也順而殺之流將分漸安于瀆然後互之隄焉過其後
衝此治水之道也若夫君子之繩已則不然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未有失其心而可以爲人者也未有人而可以不由
此路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行一不義殺
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也豈曰利之云乎必也激其原壹其
向復焉熟焉久而安焉如鳥翔空而不見空如魚在水而不
知水則與之化矣苟利而仁焉是假仁也苟利而義焉是襲

義也假與襲譬猶中而薰外也終亦必亾而已矣擇術者其慎諸哉

準孟二

憂民憂樂民樂王道終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憂樂其民者詩書可考也書之無逸詩之七月言王道之憂樂之賡歌詩之由庚蕩黍言王道之樂王道之憂樂固若此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繼百王而憂樂乎民者有孔子孔子作春秋一病民必書一憇民必書不得位不能行其志託憂樂乎空言誠繫于中不能竟憇也繼孔子而憂樂乎民者有孟子孟子之憂民之憂也孟子之樂民之樂也著于七篇者備矣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

憂樂乎民之心也。吾嘗論之無是心而倖其有濟者是以涂
之人慮衽席之事也。有是心而猶患其無濟者以父母慮其
子之事而患其有弗獲也。無是心而徒濟其私者以涂之人
而與爲市易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
之心也。非謂無希高慕遠者也。後之爲人君者而有是心非
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君者而無是心夫卽
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後之爲人臣者而有是心非必希
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福後之爲人臣者而無是心夫卽希高
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夫以涂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卽其智能
材力什百于室之人必無益者彼固涂之人也心之所不屬
也。以室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其智能材力卽什百不如涂之

人必有益者。彼固室之人也。心之所屬也。心之所屬有甚于父母慮其子者乎。父母慮其子之事未有不濟也。心屬焉也。心屬焉者必有濟。若漢文帝宋仁宗是也。漢文帝宋仁宗非希高慕遠者也。徒以有勤卹民隱之心。此其治之獨得效也。心不屬焉者必無濟。若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武帝之功恢于文帝神宗之志大于仁宗可謂希高慕遠者矣。海內卒爲騷動。非其功之不如。志之不如。而徒以其勤卹民隱之心之遠不如也。今夫憂民之飢也。而食之。憂民之寒也。而衣之。憂民之露處也。而廬舍之。衣之食之廬舍之。此固至庸至近無奇之事。然非有父母之心者不能周也。文敍患不美武功。患不適涂飾治具之事。患不古。若意誠廣矣。然而民之飢也。

不暇食之民之寒也不暇衣之民之露處也不暇廬舍之是猶涂之人也一拱手患失容一開口患失言至目擊其人飢寒露處之狀淡然不以關慮工好語慰藉若不可已足未出繩樞已釋然已固也涂之人也漢之文武宋之仁神以此故不相若也且後之爲人臣者若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贊夫未嘗希高慕遠也其事君也口不必曰堯舜其處身也口不必曰伊周其勤卹民隱之心卽堯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過也口堯舜其君口伊周其身卑漢陋唐薄諸葛輕陸者有人矣宋之王安石是也希高慕遠力主其所謂新法者行之海內海內蒙其殃清議大謗佷佷不少動非不爲動也彼固無憂樂斯民之心也然則安石者固涂之人也若何與之議室

家事哉。彼固不知王道之奚所倪也。王道之所倪。倪于肫然。具有父母之心者也。父母憂其子之飢。既食之矣。憂其子之寒。既衣之矣。憂其子之露處。既廬舍之矣。以衣食之惡之。不如美也。則又美之。以廬舍之庫之。不如完也。則又完之。衣食之美。廬舍之完。以非有禮義。辭讓之節。不可久完美也。于是則又禮義。辭讓之如是。其漸以及茲也。涂之人見其美衣食。完廬舍。修禮義。辭讓之節。以爲家室之道。在是也。而不知憂飢寒露處之憂。如是其勤勞也。而遽遽爲之。嗚呼。衣食之之未能也。何能美其衣食也。廬舍之之未能也。何能完其廬舍也。衣食之廬舍之之未能也。更何能修其禮義。辭讓之節也。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見也。然則因簡陋者得乎。曰。

因簡陋者是與民爲市也彼亦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利在
也利不在則又不暇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而唯已樂之樂已
憂之憂矣是故利在則楚越人爲左右手利不在則楚人掉
臂而觀越人凍餒也越人掉臂而觀楚人凍餒也涂之人也
故吾嘗曰後之善理天下者立一古者司市之法而有餘治
矣謂其無父母之心也孟子之時齊宣王梁惠王之徒涂之
人也孟子若曰吾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驟與陳王道有
入乎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後唯吾說之信而莫吾闕也惠
王立沼上顧樂鴻雁麋鹿此何關於民自孟子言之則曰與
民偕樂古之所以能樂也宣王以羊易牛此何關於民自孟
子言之則曰可以保民而王宣王好貨公劉好貨乎自孟子

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公。劉好貨可也。宣王好色太王好色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太王好色可也。宣王好勇文王武王好勇乎。自孟子言之則曰救民于水火謂文王武王好勇可也。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已矣。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之所由以終始者也。吾故曰王道終始之大端憂民憂樂民樂是以治具畢張而化理洽也。

準孟三

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備也。三代後之治天下也以術其道微其器也。古者治天下之大器有三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蓋自有封建而後有公侯伯子男有公侯伯子男而後有吉凶賓軍燕饗脤膰慶賀之禮有吉凶賓軍燕饗

賑賜慶賀之禮而後禮制行于諸侯禮制行于諸侯而後若卿若大夫若士若阜若輿若僚若僕臺若圉牧以次相承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臣者矣是則封建者制爵制祿之大器也有井田而後有鄉州黨族閭比有鄉州黨族閭比而後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而後禮制行于民間禮制行于民間而後若圃若工若商若牧若嬪若衡虞若閒民以次相舉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民者矣是則井田者任地任民之大器也有學校而後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而後知有子臣弟之義知子臣弟之義而後禮制行于王太子禮制行于王太子而後若王子若羣后之太子若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若俊秀之子以次相觀而禮制得行于
天下之爲人子者矣是則學校者明人倫之大器也繼三代
而爲治者封建廢郡縣興舉古所謂考禮正刑一德之治變
爲簿書算數遂以吏胥得操官府之柄其弊也官府視爲具
文吏胥據爲姦蔽其極也官府與吏胥共手而浚民生則紀
綱弛矣紀綱弛而鬪爭急鬪爭急而刑獄繁矣非田廢兼并
興舉古所謂保受葬救賙賓之治變爲傭徒市隸遂以富民
得制貧民之命其弊也富民侈于王侯貧民夷爲奴婢其極
也恭君汗吏征斂橫出富與貧交困則生計蹙矣生計蹙而
飢寒迫飢寒迫而盜賊起矣學校廢制科興舉古所謂升之
司徒詔之樂正者變爲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獲倅進矣

其極也。倖進不以空言而輸金輸粟則擁厚賞者得美宦矣。
擁厚賞者得美宦而流品雜矣。流品雜而名器濫矣。于斯時
也。欲復三代之器。不亦遠闊于事情哉。善治天下者。其惟有
信賞必罰。以御下鋤姦擊暴。以齊民絕干。請抑饒倖。以取士
而已。然則封建廢而郡縣興。井田廢而兼并興。學校廢而科
舉興。此古今一大消長也。吾嘗求其消長之故。三代之器至
于澌滅無遺者。以秦之得志于天下。商鞅之言用于前。李斯
之言踵于後也。鞅斯之言得見用于天下者。以孟子道之不行
也。孟子蓋嘗有意于維持三代之封建井田學校矣。今考
其書。道則三代之道也。器則三代之器也。以三代之器行三
代之道。三代必可復也。由此觀之。孟子之道行則商鞅李斯

之言。紳秦不能得志于天下。則三代之器不至。懈滅無遺。然則孟子道之不行。鞅斯之言得。見用于秦者。是古今一大消長之樞也。嗚呼。三代之器。積之非一朝修之非一王。竭數聖人之心思。歷千百年爲之。而後以大備及其衰也。以孟子之賢聖。技技汲汲。求維持完復之。不足以鞅斯偏家小說。澌滅之若炎火燎鴻毛焉。何天之無意于三代也。吾嘗深思其故。天下有不弊之道。無不弊之器。道猶規矩也。器猶方員也。規矩出乎天。出乎天者不弊。方員成乎人。成乎人者雖經神聖之創造。必歸于弊。三代之器。至于周末。固有必消之勢焉。何也。封建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自爭奪起。篡弑作而君臣之禍亟矣。此封建必消之勢也。井田者所以均民地之數也。

自侵暴興經界亂而民地之律紊矣此井田必消之勢也學校者所以養賢材之具也自學術壞橫議生而賢材之敗極矣此學校必消之勢也有所消者必有所長此孟子之所以不能行道于天下秦之所以得志于天下也秦既得志于天下于是毀滅三代之器泯然無遺餘後代雖有願治之君終不能復然而其器亾非其道亾也誠得其道矣器雖不具變而通之可也秦以後善言治道者莫董子若矣其言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直上直下亘古今塞宇宙者也在自立而已矣善言治器者又莫若賈生矣其言有與孟子相表裏者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孟子魯在所損之指也曰體貌大臣以厲其節大臣厲而後可以率羣屬羣屬

率而後可以治邦國。此孟子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指也。如是則三代封建之遺意已行于郡國之間矣。其曰定經制曰敵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著于本而後得以食其力食其力而後得以安其分安其分而後得以著其辨此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如是則三代井田之遺意已行于兼并之日矣。其曰諭教太子早諭教而後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事親能事親而後能愛人能愛人而後能君人此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如是則三代學校之遺意已行于制科之日矣。非然者臣節不虧而君子犯義矣。民分不安而小人犯刑矣。太子不知學則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矣。此三代下治天下之極弊也。嗟乎孟賈者治器之大臣也。

鞅斯者壞器之賤工也孟子修之于未壞之前賈生言之于已壞之後枉治天下者善用之而已矣後之儒侈言三代者多矣然不明其道術之大分消長之大機乃于暴秦煨燼之餘摭拾遺文挂一漏百以爲治天下之道在是施之于政而輒敗吾未見其得爲大匠也適爲賤工所矯笑而已

準孟四

孟子之學孔子之學也先孟子而學孔子者有曾子曾子之述大學也條目甚具而明其要曰知本其述孔子之言曰自反而縮自反者知本之謂一以貫之之道也此孟子不動心之所自與同時有告子者以心學爭鳴于世其不動心之效捷于孟子其言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言本無得也不可

以言爲心而求之于心也。以言爲心者。長短是非人人殊莫定也。則動矣。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心本無得也。不可以氣爲心。而求之于氣也。以氣爲心者。升降出入。息息遷。莫停也。則動矣。知其言之本無得也。言本無長短是非也。長短是非亦本無定也。知其心本無得也。心本無升降出入也。升降出入亦本無停也。任其不得而勿求焉。則不動矣。此其所以不動之易也。孟子折之。以不知義。不知義。則是不能知言也。不能知言。則是不能知人也。不能知人。則不可以達之政事矣。不知義。故不集義。不集義。則是不能養氣也。不能養氣。則是不能進行也。不能進行。則不能彌綸天地矣。孟子惟知義。知義。則能知言。能知言。則能知人。能知人。則可以達之政事。

矣。知義故集義。集義則能養氣。能養氣則能運行。能運行則能彌綸天地矣。是則內義外義者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告子惟外義故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孟子不厭教不倦。此孟子知言養氣之功所自出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唯其義而已矣。順而達之。措則正。施則行。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彼伯夷伊尹或清或任。猶不得與于斯者。以精義之功未至也。而況告子乎。

準孟五

曲學阿世大儒經世阿世之與經世也。奚其辨曰。辨之于陷民生也。辨之于救民生也。戰國之時去春秋時遠矣。春秋之

時周室雖衰猶擁空名于上列國強而大者雖能凌弱暴寡而寡弱之得存者尙多有至戰國時周室夷爲附庸寡弱之存者無有矣此離久必合之時也故春秋時可霸戰國時不可霸于是乎戰國之士皆不言霸其曲學之不言霸者言強而已其言強者蓋欲以殺人之道合天下也大儒之不言霸者言王而已其言王者蓋欲以生人之道合天下也且天下之力能殺人者必力能生人有人于此以其力能殺人也日以殺人爲事復有人于此以其力能生人也日以生人爲事天下將歸日殺人者乎將歸日生人者乎必盡歸日生人者矣彼日以殺人爲事者雖有殺人之力亦安所用之嗟乎方天下嗜殺之時人知以殺人之道趨時之爲急孰知以生人

之道趨時之急有如是哉當是時天下之能殺人者必秦矣何也其勢重也于是時言刑名攻戰者若商韓張范之屬日夜赴之無休息何則因秦者易爲功也嗟乎秦之勢已重矣天下之士復赴之赴之者眾則其勢愈重秦爲天下之水火以焦沒生民赴秦者復鼓滔天之浪以助其震盪嘘烈山之燄以張其烜赫生民之焦沒也急矣其所以焦沒生民者彼固曰因秦之勢以一天下也嗚呼鼓滔天之浪以震盪天下噓烈山之燄以烜赫天下天下其畏而服之矣有能以滔天之勢解天下之燄以烈山之勢燠天下之寒天下有不愛而服之乎吾聞荀子之告秦也一則曰節威反文再則曰其無儒邪荀子之所爲因勢而道其度越商韓張范輩遠矣雖

然猶下于孟子一等也。孟子蓋嘗有意于齊梁矣。孟子之有
意于齊梁者何也？今夫盜蹠之與展禽，兄弟也有苦盜蹠之
虐者，進之以展禽之和，然而盜蹠必不能爲展禽習之所溺
者。漢也。今試以伯夷之行告於陵子，於陵子非能爲伯夷者
而猶可冀其爲伯夷以其人之近似也。吾故曰：以王道告秦
之君，是以展禽之行告盜蹠也。以王道告齊梁之君，是以伯
夷之行告於陵仲子也。此孟子所爲轍跡不至乎秦而于齊
梁之君則反覆開陳？雖旣去而猶不忍釋也。且梁處天下之
中，與秦爲鄰。秦之所急，欲得志者莫如梁。使梁能用孟子，則
秦必不能得志于梁。秦不得志于梁，則必不能得志于天下。
天下之不歸梁者，確矣。梁旣不用孟子，于是復有意于齊，彼

齊之爲國其地廣其民衆且處天下之東去秦絕遠三晉及燕又皆畏齊者也是其出兵之日少矣力征地征必省于他國省于他國則民休息戶蓋藏因其休息蓋藏而驅之于善民知向方知向方則民可用民可用則兵可試兵可試則敵可服敵可服而令行于天下矣是則孟子一假手于齊梁出天下于水火之中而有餘矣且夫人之治國猶醫者治病治病之要莫先于察脈矣不能察脈巧爲辭說以求售其術未有不殺人者也商韓張范之徒意在售其術而以富國強兵戰勝克敵當其辭說是猶執鳩毒爲浸荼也故飲之者立歟荀子蓋能察脈者則以戰國之亂成于爭禮者所以平其爭平其爭而病可去矣然猶未反其本也孟子之察脈乃更微

則以戰國之亂起于忍成于爭仁者所以化其忍義者所以平其爭化其忍平其爭病去而本固生理遂焉矣孟子其經世之神醫哉其真能救民生者哉孟子經世之學出于孔子然孔子尊周室孟子不言尊周室孔子有取于齊桓晉文孟子無取乎桓文孔子意在子魯孟子意在子齊梁若是者何哉惟其時而已矣惟其勢而已矣

準孟六

君臣者天地之大義出處者君子守身之大節二者交相贊也何言乎天地之大義也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君臣之相得也故曰君臣者天地之大義也何言乎君子守身之大節也君子之身守道之身也其出也以道

殉身矣其處也以身殉道矣吾聞不失其身而能守道者未
聞失其身而能守道者也故曰出處者君子守身之大節也
何言乎天地之大義君子守身之大節交相贊也君子學成
而仕猶工人器成而沽美其器高其價以良賈視市人也窳
其器卑其價以賤賈視市人也然則君子之敬其身所以敬
其君也此出處之節與君臣之義交相贊者也臣之事君猶
妻之事夫明于夫婦之義者必不苟合其合也以德不以色
明于君臣之義者必不苟進其進者由道不由徑然則君子
之敬其君所以敬其身也此君臣之義與出處之節交相贊
者也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其于君臣之義嚴矣嘗告陳代曰枉尺而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其于出處之節貞矣。告景丑氏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其于君臣之義出處之節交相贊者微矣。雖然有本焉。非作而致之也。審其端于操舍之間。決其幾于欲惡之界。極其辨于死生之際。始于知命。终于立命。或窮或達。完吾所性而無加損焉。此所以爲大人也。

準孟七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亾。其所謂順天者師文王而已矣。其所謂師文王者仁而已矣。甚矣孟子之明

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淡于天人之極也。所爲明于理數之
交者。蓋天下有道其象爲萃。所爲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者。凡以立民極也。大道之所以爲公也。天下無道。其象爲渙。
所爲小役大弱。役強者。凡以合民羣也。生民之不可無屬也。
其有道無道之循環于不已。天之運也。數也。卒以有道爲主。
天之心也。理也。所爲明于順逆之勢者。當有道之天下順天
者存逆天者亾。此不待辨而明者。其理之有未易知。當無道
之天下耳。當無道之天下。概曰順者存逆者亾。此無他。取其
用命也。取其合羣也。惡其奸命也。惡其亂羣也。天之意示天
下。以不可奸而已。示天下以不可亂而已。所爲淡于天人之
極者。天人之際相爲表裏。善承天者。承其不變之天而已。說

者曰順有道之天不難順天之難難于無道蓋天下無道強陵弱大吞小雖有大德大賢生其閒亦無尺寸之土以自立于斯時也順而不逆豈不難哉雖然未明于天人之說也明于天人之說其人主之順天也猶孝子之順親孝子之于親繼序爲順幹蠱亦爲順人主之于天後而奉之爲順制而用之亦爲順父母本無過者也天本無憾者也天之適然有憾猶父母之適然有過善事父母者順其無過之體以默移其過善事天者順其無憾之體以潛消其憾此所謂仁也文王之所以爲文不過是矣嗚呼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順乎天不可以爲君君天下者亦仁而已矣仁者天人之極也明甚矣孟子之明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淡于天人之極也明

于理數之交者以理御數而數亦將爲我用不明于理數之交者我爲數御而不能御數強弱大小皆數中也以數中之小國受命于數中之大國數無盡則受命亦終無已時卒亦與之俱夷焉而止此六國之卒歸于滅亾南北之互相爲雌雄五代更相爲起仆也明于順逆之勢者可以保其疆圉守其社稷鳩聚其人民不明于順逆之勢者強大者不安于强大耽耽然虎視其下小弱者不安于小弱擗然挺而走險日相尋于兵戈日相顛倒于詭詐此符堅之卒覆于江左亾于慕容朱之蹙于金而滅于元也深于天人之極者管窺天意公而私用之竊弄天機大而小用之是特以術籠斯世因利乘便以

就功名而已。強如秦。富如隋。不終二世而敗亡。踵接甚矣。孟子之明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如孟子者。平有能淡于天人之極。如孟子者。平吾于文中王氏之修元經。龍川陳氏之修皇帝王霸之學。有取焉。是二子者。與孟子相表裏。有志乎經世者。不可不通其說也。

準孟八

思曰：睿睿作聖。此古今學術所從出也。雖然難言之矣。唯知性者可爲聖學。孟子于羣言殺亂之中。獨曰性善。此知性者也。于性善洞然無疑。致其良知焉。無餘事矣。幼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此良知也。致其愛親之良知。親親也。親親仁。

也致其敬兄之良知敬長也敬長義也仁義豈有他道哉卽親親敬長之良知而達之天下矣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故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而已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孟子之所以爲聖學也于此不察但觀夫靈明空洞之體卽以號于人曰吾其聖學也聖學果如斯而已邪荀子曰知之聖人也又曰明之謂聖人聖學哉揚子曰由于獨知入自聖門聖學哉非獨荀揚也管氏曰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胷中謂之聖人韓非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聖學哉然而管韓固不可爲聖學荀揚亦不得爲聖學蓋四家之所謂知者

耳目口鼻之榮華。孟子之所謂知者，仁義禮智之端倪也。以耳目口鼻之榮華爲知，故荀揚必假于修爲，徵其辯濁出其榮華。管韓必假于道術，借其榮華運其辯濁，其爲學術不同，其見一也。管氏曰：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其所見哉？韓非曰：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其所見哉？荀子曰：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又曰：血氣之精也，意志之榮也。揚子曰：天以不見爲至地，以不形爲至人，以心腹爲至天，奧西北轡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其所見哉？于此乎通其說，則知管韓之所謂機智名法，荀子之所謂禮揚子之所謂，皆是物也。然而管韓局于偏家，荀揚蔚爲儒術，何邪？

蓋荀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管氏則以禮義廉恥爲籠世之衡樞韓非則以慈惠廉愛爲病治之癢疣此其相去闊絕也荀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獨惜其以爭奪殘賊爲性以空洞顛蒙爲性是內耳目口鼻也是外仁義禮智也以外易內夫豈其質其去孟子亦遠矣孟子于良知之知直達而已惟其知性善故也其粹然名聖學也固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號聖學者吾惑焉其所爲知管韓之知耶荀揚之知耶孟子之知耶必曰吾非管韓之知也吾非荀揚之知也吾之知蓋無知之知獨知之知也烏呼以管韓爲不知無知之知耶則固知之以管韓爲不知獨知之知耶則固知之以荀揚爲不知無知之知獨知之知耶則固知之管

氏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又曰聽于鈔同杪故能聞未極視于新故能見未形思于濬

故能知未始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韓非曰知治人者其

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又曰四海旣藏道陰見陽左右

旣立開門而當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荀子曰養一之微

榮矣而未知又曰夫微者至人也又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

不形揚子曰先知其幾于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前所述曰

由于獨知入自聖門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然則管韓荀

揚遂可爲聖學耶管韓不待辨矣吾子荀揚辨之聖學所謂

獨知之知誠之通也無知之知行所無事也荀揚所謂獨知之知城之闢也無知之知藏于無用也此荀揚之不得爲聖

學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號聖學者其可爲聖學哉又必曰荀子主性惡者也揚子言善惡混然究其所存亦主性惡者以荀揚之精于知其不得爲聖學者性惡之見累之也孟子曰性善吾亦曰性善孟子直致其知吾亦直致其知將不得爲聖學乎應之曰孟子所謂性善善其仁義禮智也後之所謂性善善其知覺運動也孟子直致其知直致其仁義禮智也後之直致其知直致其知覺運動也將得爲聖學乎將不得爲聖學乎且聖學者通乎上下者也荀揚以耳目口鼻之欲爲性以耳目口鼻之精爲知名之曰惡者誠見夫惡之根在是焉積學以奪其性則銅蔽解矣神明出矣然其說通乎下不通乎上後之號聖學者以知覺運動之精爲性卽以

知覺運動之精爲知誠見夫聖之舍在是焉任天以率其性
則一靈卓矣萬有舍矣然其說通乎上不通乎下通乎上下
者聖學也上下有不能通聖學哉且夫知之爲體也虛神以
之靈聖以之凝學以之成業以之精達者以形形色色沈埋
至寶乃從本原消其滓濁因虛而應體化無偶天下人禽渾
爲一物此歸根復命之功也充靈明空洞之說殆可語于斯
吾豈敢薄之哉然不可以爲聖學蓋靈明空洞之體百家之
總紐也入乎管韓則爲管韓入乎荀揚則爲荀揚入乎聖學
則爲聖學可以之彼可以之此若之何遽以是號爲聖學哉
聖學之所謂良知者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矣此孟子之所
以爲聖學也自孟子發聖學之奧後之述孟子者皆能言性

善言孝弟仁義皆可爲聖學耶是有辨蓋聖學之要明誠而已明乎善者知性也誠其身者復性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明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誠也學而能慮而知非誠矣誠者性之成仁義之爲門誠者一之神兩仁義而化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存誠之說也首舉大舜之而明之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此明善之功也察遯言之謂也遁言者人人之所與知人人之所與能者也明善而後可以誠身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存誠之功也吾于是知陰陽綱紀天道天由是而專直而窺測陰陽者非天也剛柔綱紀地道地由是而翕闢而規畫剛柔者非地也仁

卷之三
義綱紀人道聖人由是而措施而依放仁義者非聖也此聖學之辨也

三錄上終

上錄集評

準孟一

彭允初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是第一義求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是第二義向第一義斬關奪隘是爲直指心宗向第二義推波助瀾是爲善巧方便此篇橫說豎說中邊俱甜原本終于治水一節大紳自謂判別義利關頭未盡予乃卽前公說之指引而伸之以究其極亦大紳之本意也

準孟二

羅臺山曰眞正秦文屈折透達寶刀出匣龍文爛然
王予齒書

上錄集評

準孟三

羅臺山曰醇備精卓條貫上掩治安疏嚴樂諸人不足侮也彭允初曰封建不可復也欲收協和之效者在重守令舉循良而已非田不可復也欲收懷保之效者在薄賦斂重農桑而已學校固未始廢也欲收明倫之實者在重師儒敦教化而已不此之察而鰥鷗焉古法之是繩未有不爲新舒之續者也

準孟四

羅臺山曰論告子處已洞見其五藏癥結處方發藥亦卓然國工手段

準孟五

羅臺山云巨眼巨識

彭允初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兩言而萬世興亡之效
著矣固本之說最爲卓見

準孟六

彭允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孔氏
家法孟子得之所由縛然于進退之交者也語其極雖大行
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非知天之至者孰足以與
于斯

準孟七

羅臺山曰雄論偉論確論切論正論持大道破小說立儒夫

不知龐德公桑下與元直語曾及此否若王景略疇邊振響恐未能揚厲鏗鏘若此之甚也

準孟八

羅臺山曰天際真人日月爲眉雲霞爲衣吐海潮音宣微密
義天地開除萬靈拱肅得未曾有剖析鄰虛若通天犀分
盡處圓淨肉好四面光脫真歎絕矣心氣和平絕去門戶
鉤棘之習如此智懷以爲宰相可也以爲大廷尉可也

彭允初曰大學功夫喫緊處全在白明中庸言明則誠矣明
之盡未有不誠者諸子雖知有本明之體不能實致其明之
之功卻向此中把持作弄便生出無窮病痛正坐認賊爲子
迷而不復可聖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唯求復此本明本明

既復長養護持絲毫不露誠明合一全體太極易之見龍無首詩之不顯維德其不謂是乎是尙非顏曾而下諸賢所能及況管荀韓揚輩哉篇中剖析異同語多精造獨于諸子病根抉剔未盡故附論之

三錄中

汪縉大紳著

繩荀一

昔者先王淡觀天人之際。有以得其樞三極。紐萬化之理。經緯緯制之爲禮。渾合天人。不可分判者也。然且判之。則是知禮者之有弗至也。夫天人合一禮之大全也。天人解散禮之一曲也。舉其大全知之兼至者也。泥其一曲知之偏至者也。荀子之于禮偏至哉。何者。荀子之學禮爲宗。荀子之學禮人爲宗。禮固有天有人。以人爲宗。豈復禮之大全乎。且其時知禮之大全而渾合天人者有之矣。孟子是也。其言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人也。天性天也。聖人踐。

形天人一矣。且知禮之一曲者其時又非獨荀子也。固有知天而不知人者矣。知天不知人莊子是也。其言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愈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此純任天說也。荀子曰：拘木必將待櫟栎蒸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礮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是則純任人說也。純任天說純任人說說不同知之偏至則一也。禮之一曲也。莊子之純任天說也。彼其意以謂天無窮人有窮吾從其無窮者以無窮吾有窮而有窮者亦無窮故一以自然者爲宗是以純任天說也。荀子之純任人說也。彼其意以謂人可據天不可據吾從其可據者以據夫不可

據而不可據者亦可據故以勉然者爲宗是以純任人說也雖然天之無窮固矣然必體之人而後無窮者能無窮非然者則無窮者立窮有窮者益窮人之可據固矣必命之天而後可據者安子據非然者則可據者不安子據不可據者益不可據莊荀或未之察也且莊荀于此固以謂禮者天之精難以人則弗精勿雜以人精之至焉爾故曰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此其純任天說也以謂禮者人之積譏之天則弗積勿譏之天積之極焉爾故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顧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此其純任人說也由莊子之說精之天之至者人亦且至天固天也人亦天也故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由荀子之說積之人之至者天亦且

至人固人也。天亦人也。故曰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由此觀之。莊荀之所知。不可謂不至。然卒歸于偏而不兼者。莊子以人爲小。荀子則以性爲惡也。以人爲小。以性爲惡。天人二矣。其去一也。遠矣。其去大全也。遠矣。所由與孟子之知。各異也。

繩布二

辛黃剖判萬物。混形負陰抱陽。橫首鱗介以區其族。血氣凝動。嗜欲蠱蠱。嗜欲遂遂。不遂則爭。奪生爭奪。既生人弱。物強。物害乃滋。聖人出爲之驅。物衛民。于是羣然戴附之。以爲君師。故君之立民立之也。物害旣除。民又自相攻擊。爲人道憂治之者。非如治物之可以力捍勢御。械觸智絡也。聖人憂之。

因其天制之爲禮以善人道然後人道立所謂善人道者何
始也曰始于因。因也者因其天是故因德賢小大制君臣禮
固生生相禪制父子禮因男女脾合制夫婦禮因同腹昭蘇
制兄弟禮因異系相歡制朋友交接禮由五者又推通焉制
之差等使其嗜欲不得亂以紀綱人道人道由斯乃不壞是
故後之君天下者誠能察其始修禮以養人之欲天下相安
于禮之中君臣同德父子一心夫婦相嚴兄弟耽樂朋友道
終敬讓之風行于海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地清寧萬物
得所日進于治進于治者禮治之也不能察其始不能修禮
以養人之欲天下相爭于欲之中君臣離德父子異心夫婦
相謫兄弟相猶朋友道不終乖戾之氣積于宇內則人道窮

人道窮則天地否塞萬物失所日趨于亂趨于亂者欲亂之也然則已亂在養欲養欲在由禮由禮在修禮君天下之大法盡在是矣苟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聖王又曰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君所由立禮所由起君天下者不可不一察此言也且夫君天下者億兆人中之一人焉也以一人養億兆人之欲欲給養焉蓋難矣雖然得其說而養之無難也夫能養億兆人之欲者必其能先寡一己之欲者也能以禮養億兆人之欲者必其能先以禮算一己之欲者也

人君唯無欲也。唯能先以禮寡欲也。人君而有欲所欲必大入君不能以禮先寡其欲。勢足以盈縱之幾。不虧億兆人之欲。以滿一已之欲也。幾不隄億兆人之欲。以流一已之欲也。卽虧卽滿。卽隄卽流。此億兆人畏刑惡舉。亦卽靜然安虧。安滿。安隄。安流。未嘗敢誰何。而人君之志。殫人君之威。亦且大白矣。然而億兆人之安虧情。不安虧也。億兆人之安隄情。不安隄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滿也。非其情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流也。非其情也。積威劫之也。亡何而虧者驟。惄隄者驟。決滿者驟。傾流者驟。閼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顧。姦旋駭駭。風舉雲搖。而人君之欲虛矣。秦是也。後之人君而繩以無欲之說。繩以以禮寡欲之說。吾知其難也。苟用其虧。億兆人之

卷二
道言
三
中主所得追其步驟乎而不勝其欲以及茲也且不勝其獨
欲以及茲也烏呼未有樂獨欲而不底于覆亾其欲者也是
故太上養欲其次同欲其下獨欲獨欲者秦是也同欲者順
人之欲以遂已之欲者也三代之賢君漢唐之治主是也且
天下之所欲者何也士之欲存乎名農之欲存乎粟工之欲
存乎器械商之欲存乎貨賄順欲者敬士重農勸工通商使
各得其欲士知愛重農多蓋藏工役技能商樂通流于斯時
也君則何憂欲之不遂哉臣榮者君必不辱也家富者國必
不貧也肆良者庫必不楨也市盈者府必不虛也君則何憂
欲之不遂哉彼憂欲之不遂者必其侮士賤農墮工病商使

天下咸失其欲者也與人同欲者則又何憂欲之不遂哉苟子曰百樂者生子治國者也憂患者生于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閭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然則能同天下之欲與不能同天下之欲其效可觀矣雖然必有養欲之主而後禮教明必有寡欲無欲之主而後養欲之治修養欲之治修而後倫理得天下肥是謂大順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龜荀王

君天下者宅中而總四海之眾聚則治散則亂聚于一則治聚于二則亂聚散一二之分治亂由焉矣且天下之勢至渙

也聚之至難也散之至易也聚難聚聚易散何道之從其不
相官人乎。有分之者有統之者分之者有司也。官人者因事
分職相絕相通相輔相察是故患其侵也而相絕患其隔也
而相通患其疏也而相輔患其姦也而相察因職任能。空專
空簡空責成空宥小眚是故欲其竭情也。空專欲其裕才也
空簡慮其怠于後也。空責成慮其怯于前也。空宥小眚職分
則事舉能分則職舉職有大小不可徧構能有高下不可猝
知莫其大小隸其高下則必有統之者矣。統之者宰相也。官
人者相誠得其人推其類拔之朝在朝者復推其類布天下
書稱百寮師師同寅協恭和衷唐虞之所以興也。相不得其
人徧布私人于朝私人復推其類徧布于天下。詩人寃王諭

春秋書尹氏周之所以衰也天下治亂之機其在此矣然則官人者君天下之要術擇相者又官人之要術也荀子曰彼持國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手取相矣又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又曰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烏呼此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雖然吾愚擇相者之難也吾所謂難不在于賢主不在于有事之時子無事之時宰相者天下之士之特也人主能屈節于天下之士然後能得天下之士之特而用之賢主以禮待士其能屈節于天下之士也明矣英主以駕御之術待士其不能屈節于天下

之士也。又明矣。天下之士之特可招以禮不可招以駕御之
術。且英主當有事之時所駕御者必天下之雄駿也。當無事
之時駕御中材而已。取宰相干于雄駿。取宰相干于中材必有知
其難易者。況取宰相干于有事之時能立覩取宰相干于無事
之時其能否有覩于數年後者有覩于數十年後者有當時
謂之能。後世不謂之能。當時不謂之能。後世謂之能者此吾
之所謂難也。雖然不可以不擇也。荀子曰援夫千歲之信法
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千歲之信士何表也
荀子曰此夫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也。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何
表也。荀子曰曉然獨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
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是其人者也。其取之柰何。荀子曰君

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又曰官人守數。君子養原。信斯言也。則取相者其不在于修身乎。其不在于修身乎。

繩荀四

荀子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然則禮之行在先。正名矣。名生于形。形生于氣。氣生子理。理至而氣凝。焉氣凝而形分。焉形分而名出。焉名極于百千萬億。不可勝詰。聖人原理以定之。以之辨上下。整齊庶物。罔不各當其簿。領協于天官。有周盛時。天子以十二年舉行時巡。之禮命大師陳詩。市納賈察民風。尚愛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權衡正其舛失。而四方諸侯。又于十二年。

之衰朝于京師以述厥職當是時也大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實至名從昭如日星而所爲因偷推廣因偷差等焉者以細至于一器一物一小末曲事亦莫不各有義類之歸民生其閒勉勉翕翕顧實以安名其心志一其耳目齊無有姦言姦事姦行得以生其回惑卽有之而析言者誅破律者誅亂名者誅改作者誅執左道亂政者殺舉凡釐實臘名之事去不旋踵其教化成風俗美固其空也迨世下衰姦人欲便其私圖則先竄亂名實其始陽假名陰叛實其繼冒似名亂正名其繼遂判絕正名決銜而去之由是名實倒錯萬姓皇駭汨變無法守悵悵不知所適世主瞀壅無道揆綱紐弛敗不足以正之而君子小人倜倜然犯義犯刑勇是其所

非非其所是顛道倫理而不忌而篡竊弑奪之禍作矣世又下衰迄戰國縱橫刑名權奇捭闔之徒乘閒抵隙各以其說馳騁是所是以非爲是非所非以是爲非以敗壞名實生民從此糜爛天下大亂并于秦察其根本則由名之不正實始之然則名不正實不顯禮不可行生民之禍未艾也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春秋之作所以正名也聖心淵微理窮物察其殺亂反本必首先以正名則正名之爲萬事根柢也信矣荀子曰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正名其取之此矣聖王之謂是名也必有是實也師

聖王者之循是名也亦必有是實也唯王盡制言乎以政經世者也立一官有一志設一法有一義通其志。淡其義可以制官可以守官可以用法可以循法不通其志不可以官不淡其義不可以法徒官徒法必且積廢而不治積廢之久官是官者必且與官官之志反法是法者必且與法法之義違而官法之弊百出矣及厭其弊則切切焉起而議之一則曰官之未善也一則曰法之未密也從而更之夫病官病法之弊在于志之不通義之不淡也復以不通其志不淡其義者起而更之遂至于閼隔潰亂不可循理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之與忘常相因也不愆故不忘愆則必至于忘愆者實愆名未达忘則名實俱亾矣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

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烏呼苟能通其
志達其義則三王之制可得而復也唯聖盡倫言乎以言經
世者也聖人之爲是言也必有其所以言言以達聖心之至
誠也以達聖心之充積也先後淺淡文質險易高下洪纖渾
合無間名有旨辭有趣博而約異出而統同顯而微所以彌
綸三才者內之盡外之周羅天下之疇形天下之動物宏載
焉會通和焉典禮行焉其亦至矣自夫小儒滯言忘旨誠不
足以應聖心之誠積不足以討聖心之積子其先後淺淡文
質險易高下洪纖之間顛倒失次違戾不準博約異同顯微
判絕不通解三才之紐惡亂動物空不著典禮不行聖人
之言不自實喪名不居而名以殺矣荀子曰彼正其名當其

辭以務自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荀子所謂志義聖人之所以言者也。是則聖王之設是名必有是實也。固也。師聖王者之循是名。其何以必有是實也。亦在知制名之樞要而已。制名之樞要。何以知。在知禮而已。禮者。道器一貫者也。道器一貫者。是制名之樞要也。

繩荀五

論一世之得失。億萬世備焉。有立前觀後者矣。荀子之論秦也有舉往鏡來者矣。賈子之論秦也。秦以強兼天下。二世而亡。非強之舉強而不審于本末之舉也。古之天下未有不得之強失之弱者。強者百治。以喜則懷。以怒則威。以令則行。以

禁則止以守則完以攻則破以禮樂則雍以政刑則肅弱者
百亂以喜則狎以怒則離以令則梗以禁則置以守則削以
攻則疲以禮樂則飾以政刑則玩得失之數可覩矣然而強
于本者植強于末者折強于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
強于末者盡其藏矣隙其實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強本耶
末耶刑賞農戰強之具也道德仁義強之本也剛決刻急強
之末也強之具藏之深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
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于道德
道德威藏刑賞農戰于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強之
具不知有藏以強立強勢已易竭始皇李斯更從而暴之暴
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其卒盡于胡亥趙高也

宏也蓋其始也以強立國以民力立強以刑立民力其繼也
以強竭強以民力竭民力以刑竭刑其卒也以強敗強以民
力敗民力以刑敗刑強之所由立者刑并民力于農戰所由
竭者刑并民力于恣睢所由敗者刑并民力于昏虐立于孝
公商鞅竭子始皇李斯敗于胡亥趙高蓋失其本也久矣此
藏之不深之禍也荀子曰力術止義術行賈子曰仁義不施
攻守之勢異蓋責其藏之不深耳曰義術曰仁義藏也所以
完之也此論一代之得失也謂之億萬世係焉者蓋億萬世
之大計有三一曰重天下之根本一曰開天下之壅塞一曰
端天下之風尚根本重則天下不搖根本者言乎民也重之
者勿傷民財聚其田廬林園器賄則有餘財勿傷民力寬其

心志耳目手足則有餘力勿傷民氣係其父子夫婦兄弟則有餘氣天下患不足不患有餘有餘者可以處無事可以支有事不足者無事則愁苦有事則畔散不可以處不可以支此天下之大計一矣壅塞開則天下不決壅塞者言乎詣訛之臣也開之者勿自多其智以盡匹夫之慮盡匹夫之慮國乃利勿自堅其僻以詔百官之匿詔百官之匿謀乃拙勿惡逆而喜順以來細人之佞來細人之佞乃斲萬民之命君民一體也一體流通者疾不作一國流通者病不伏此天下之大計一矣風尚端則天下不疑風尚者言乎師儒之道也端之者勿以勢利消廉恥廉恥消民乃囂勿以新進踰老成老成輕下乃爭勿以小才易大德大德易後必失師儒者國之

雖繩規矩也無準繩何以不窮于爲平爲直無規矩何以不
窮于爲方爲員無師儒何以不窮于爲國此天下之大計一
矣秦獨糜爛其生民湛溺于諂諛放棄其師儒然則天下之
根本已絕也壅塞積風尚頗而國亦亾矣臣民大器也師儒
大臣也臣民不可徒治大臣不可徒斲棄大臣則徒斲棄師
儒則徒治徒斲者製物理徒治者殘國脈烏呼此則秦之失
大計也古今得失之林視此矣上觀百世下觀百世凡舉主
之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乎輕民者也聖主之得其理
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乎重民者也國之亾古有千萬未有
不由乎民心之背上國之興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乎民心
之嚮上民心之嚮背乎上君心之輕重乎民爲之也佞臣之

事。主。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于。阻。上。下。之。情。忠。臣。之。事。
情。者。古。有。千。萬。未。有。不。由。于。萬。未。有。不。由。于。諂。曲。通。上。下。之。情。阻。上。下。之。
年。而。短。失。其。理。者。千。萬。端。未。有。不。由。于。質。直。民。情。之。通。阻。臣。之。質。直。諂。曲。爲。之。也。歷。
世。之。害。歷。年。而。永。得。其。理。者。亦。千。萬。端。未。有。不。由。于。苟。一。時。之。利。不。顧。後。
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未。有。不。由。于。顧。後。世。
有。千。萬。未。有。不。由。于。輕。師。儒。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者。古。有。千。
萬。未。有。不。由。于。尊。師。儒。歷。年。之。多。寡。師。儒。之。隆。替。爲。之。
也。古。今。得。失。之。林。具。此。矣。荀。子。曰。其。無。儒。邪。賈。子。曰。其。民。危。
也。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又。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

卒于口而身爲戮矣。嗚呼。論一秦而前乎。秦後乎。秦者之得失昭焉矣。此億萬世之計也。

繩荀六

世之難荀子者。其首必以性惡矣。以性惡難荀子者。其必主性善者也。性善一言入聖之要領也。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孔子之所以爲師以此而已矣。性善一言誠入聖之要領也。言性善者使于耳目口鼻四肢無非天理流行則是耳善目善口善鼻善四肢善是誠可言性善矣。吾纏恐言性善者其于耳目口鼻四肢固非人欲之所浸灌滋潤也。則是耳惡目惡口惡鼻惡四肢惡獨筆之書者曰性善耳。嗚呼。惡且不知子善乎。何有且荀子之言性也。特舉其偏而未概其

全耳求可以爲大舉也蓋荀子之所謂性與孟子相表裏孟
子言其理荀子言其質所謂質者耳目口鼻四肢而已天子
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矣耳非必逐于聲而聲之所引必在耳
又弗能令其耳之無聞目非必逐于色而色之所引必在目
又弗能令其目之無見口非必逐于味而味之所引必在口
又弗能令其口之無食鼻非必逐于臭而臭之所引必在鼻
又弗能令其鼻之無嗅四肢非必逐于愉佚而愉佚之所引
必在四肢又弗能令其四肢之無動息蓋生而有欲欲之甚
爲慾慾惡肆行莫遏亂之本也不有聖人之禮則亦何所不
至哉荀子所謂禮言其制度品節曰僞者從人從爲言人爲
非詰假也耳不學同然遂于聲目不學同然遂于色口鼻四

肢不學同然逐于味于臭于愉佚是生而有故曰性惡先王爲之制節品度守其耳不得逐于聲守其目不得逐于色守其口鼻四肢不得逐于味于臭于愉佚是從後起故曰僞性惡篇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于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苟予主性惡非毀之也蓋欲以順而從其從之也易禮以逆而制其制之也難凡人從欲必不曰從欲曰吾以適性也凡人不安禮必不曰不安禮曰吾恐戾吾性也直指其憑見情欲之必不可從禮之必不可安明其惡導其僞見節制之在自爲不爲則不立不立則不能制不制

則亂不能自己。虞書曰：人心惟危，人心雖危不得不謂之心。荀子淡識其危，惟禮足以防之。故富國篇曰：生也皆有可句智愚同所可句。異也智愚分句。言乎智愚不同，人心同也。正名篇曰：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言乎勢位不同，人心同也。唯人心之危也，故盡人不可以自縱。必于禮是歸此。荀子之學，禮爲之宗。禮有天有人。荀子以人制天，故人爲之宗也。難荀子者不可以已乎？雖然，吾知難之者之方未有已也。難者必曰：李斯相秦，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是荀子之非恩孟有以啟之。斯固荀子之徒也。應之曰：斯之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有自來矣。以其便從事也。烏知其以便從事也？斯嘗問荀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

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斯之所由來可覩矣。嗚呼。小便者大毒之所腊也。荀子斥之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然則斯之所以相秦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者。叛荀子也。乃謂荀子啟之乎。是則然矣。然則荀子何以非思孟也。應之曰。當戰國之時。儒分爲八儒者之異同亦多矣。獨荀子乎哉。難者且曰。韓非言說難。荀子先言說難。非之歟。荀子誘之也。非亦荀子之徒也。應之曰。韓非之言說難。欲以售其術也。荀子之言說難。欲以行其道也。荀子曰。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撻接人。用撻韓非有之矣。度已以繩。非亦有此乎。而謂荀子誘之可乎。難者且曰。荀子有言。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是教世以重刑。

也。後仁人之言哉。應之曰。荀子所謂刑重刑輕非言制刑者也。言乎犯刑者也。世治則犯刑者少。犯則必刑。以其刑之稱舉也。故曰刑重。世亂則犯刑者多。犯者不必刑。以其刑之不稱舉。故曰輕也。不然。荀子嘗言進退誅賞。政之終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矣。而有重刑乎哉。難者且曰。荀子以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彌縫是導人主以近宦官宮妾也。應之曰。荀子之指。乃謂左右之不可不早遷耳。非謂近宦官宮妾也。言涉便嬖辭之失也。若夫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亾荀子固已知之矣。難者且曰。荀子嘗言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是教臣以不忠也。應之曰。此爲春申君言之也。春申

擅主之威荀子早知其無所稅駕矣故以此諷之荀子成相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輸于其死而哀之淡以是知子其生而慮之切也難者且曰荀子嘗述周公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是何周公之勞也應之曰此古大臣禮賢下士之盛軌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所以爲休休如有容也勞云乎哉然則難荀子者不可以已乎于此而不已是必周孔而後可也或曰奚必周孔哉荀子之說誠未至其說至矣如孟子者孰得而難之應之曰是奚免于難哉難孟子者首必以王天下予諸侯矣以王天下予諸侯其何以處周室哉孔子尊周室孟子王諸侯豈春秋志哉孟子于齊宣王之間桓文則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于其間交鄰國之道則曰太王事獯鬻句踐
事吳句踐之視桓文何等也而與太王竝稱可乎且孟子之
于魯也以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于齊地過千
里則幸有其地可乎如以其說而已雖以孟子之書亦豈能
免于相難哉苟求其志之所存孟子之以王予諸侯者所謂
民爲貴也憂民憂樂民樂也以桓文爲仲尼之徒所弗道者
欲進宣王以王道也蓋斥霸始可圖王也句踐與太王竝稱
者句踐忍人以存先人之宗社其志足悲其義足錄也于魯
則以爲枉所損者惡爭城爭地之殺人也于齊幸有其地者
以萬乘之國行仁政而解天下之倒懸也此孟子之志也然
則讀古人書者將徒執其說乎亦將求其志之所存也烏呼

戰國養于功利時有孟子起而修明孔子之學以排斥百氏厥功偉矣繼孟子而起者荀子一人而已且其宗孔子也非徒空言實繩切時政坦然可見諸施行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且戰國時多才士醇明曉達要無出荀子右者荀子之徒若韓非李斯輩其志趣卑下其人可羞其材則可驅策以就用以荀子之學荀子之才使稍屈志節趨功名之會指揮非斯輩及當世之才士而用之混一天下如反掌耳乃獨守孔子之道抱其遺經以老死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後之論述孟荀者若漢司馬遷揚雄唐韓愈少置低昂要竝所慕述此其爲通儒也予之準繩乎孟荀亦猶司馬遷揚雄韓愈諸君子之志焉豈能徇舊儒之論哉

中錄集評

繩荀一

羅臺山曰平情精詣實獲我心其文瑩潔疏達在先秦西漢之閒

繩荀二

彭允初曰有斯人之憂者宏寫一通置諸座側

繩荀三

羅臺山曰有淵淵不竭之音有脈脈難已于天下之隱汪子之書遠有端緒非僞爲之以自表暴者吾于其筆墨俯仰之間默然遇之

繩荀四

王子貴書

中錄集評

彭允初曰本孔子正名之說而益鬯之以禮爲歸不失荀卿本指

繩荀五

羅臺山曰衝口噴薄雪浪排空魚龍百怪混汨其中不可方物眞海內奇觀也 萬年金鏡錄 再讀之見愷弟惻怛之誠

繩荀六

羅臺山曰平遠周盡光潔質茂大近冒黎韓子其縫密處則又南豐曾氏諸議中文格也 荀子性惡之說卽孟子口之子味一節之指但孟子提出命字是孟子知天處又有下一節其說圓湛周密是孟子知人之盡處荀子知人若以孟子

總之其亦有未盡者矣

汪子遺書

中錄集評

三錄下

汪縉大紳著

案刑家上

尊君抑臣綜核名實刑法家之要也。君之有尊刑賞之所，自出也。刑賞出于獨，則君威振。刑賞出于其，則君威替。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獨。不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其。益賞罰不越二端，而微妙之節，且百變。所謂微妙之節者，有無顯功可賞。賞愆有功，有無顯過可戮。戮愆有過，有格外士不得已過。非常法可待。有急于遞功，乍可喜，久成患。有巧于避舉，抒納脫其身。有先事賞，卒然罰，效見于後。人君不知無功賞無過罰，不足以厚俗懲姦。不知破格恩原，不得已情，不足以服

奇士保。民不知邀功不可貪。巧脫不可倖。不足以靜天下。心消其許。不知先賞卒罰。不足以當機御變。此其微妙之節。非神明其際者莫能湊也。韓非揚權篇曰。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此神明說也。去其私喜怒。刑賞自公。然其用必慎。微過一微之不慎。于舉輕者失刑。則重者積矣。于功小者吝賞。則大者墮矣。一之不盡。不必刑。刑即有刑。不刑者矣。不必賞。賞即有賞。不賞者矣。如是者。刑弗懲。賞弗勸。古之明君。有不刑。刑必果。有不賞。賞必信。刑一人而天下沮。賞一人而天下勸。刑賞神而君威殫者。不率于好惡之私也。管子曰。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賞罰理得。所以御臣者亦不外。是揚子主道篇曰。去好去惡。臣乃覲。

素申不害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
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
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此去好去惡
之旨也。好惡者重人用以窺其主。重人欲潛移人主權其術。
枉巧取人主好惡用之欲進所私必巧投人主好賞之欲退
所忌必巧中人主惡罰之人主方謂吾好之則有賞吾惡之
則有罰不知已爲重人用其好惡進所私退所忌天下之無
廉恥而嗜勢利者見重人所私者進所忌者退誰不爲其所
私去其所忌旣由重人所私而進遂相與引所私排所忌由
是私者日眾忘者日寡則重人勢成人主勢孤後雖人主有
不欲賞不得不賞不欲罰不得不罰人主牽于重人至不得

不賞不得不罰重人遂可徑行賞罰不復有人主也管子曰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吁可危也唯示人好惡私故至此且重人窺人主好惡私以默移刑賞其巧詐百端或施惠百姓德歸已怨斂于上或私恩小讓合聲譽繼是肆行慘戮威劫眾或勸上攬威權已得主擊斷借行其私或上貪逸樂因以小忠小信任憂勞至柄大權或因上喜事功乃以大言聳動得居心膂遂假其威或把持所忌使欲舍已不能乃憚然專國是韓非有度篇曰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凡重人所以蒙上之術備是此其摘發神姦互惑無遁形斬御臣之戒蒙蔽者鏡是焉蓋自君臣分定國紀以立且立國各有本末本

未既審舉天下卒臣士庶鼓而趨之使舍是無以邀功夫然始有立終有成法家取必者富強也其立國之政在足兵食欲食之足在務農欲兵之足在厲士卒欲農之務士卒之厲在併民力欲民力之併在刑賞以齊之刑賞不齊民力不併民力不併農不務士卒不厲農不務士卒不厲國不富強也是故刑家知民力之匱置于刑所不及民力之出出于賞所必至由是一其刑賞于耕戰以併其力併力于耕耕必倍併力于戰戰必勝耕倍戰勝富強必積然而民力之易渙難凝也刑不重不足以禁其渙重其刑則民之苦刑也甚民之苦刑也甚惟耕無刑則民之力耕也必賞不信不足以令其凝信其賞則民之樂賞也甚民之樂賞也甚惟戰有賞則民之

力戰也必商鞅農戰篇曰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
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壹言篇曰
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
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此刑法家精論也唯欲一民于耕戰
故自耕戰外胥用棄其門焉不市美言言興者力息不慕虛
名名高者力屈不多獨行行堅者力折不尙私勇勇分者力
怯不遂失利利開者力塞不進眾藝藝工者力拙斯其專務
不計尚綜覈如是也刑賞並用以刑名家者商鞅所謂九刑
一賞蓋以刑爲本者也刑法家之術如是果足用乎曰可與
守法不可與議法天子宰相定制于上必得強勁果直之士
執而守之使貴者親者近幸者戢而無敢撓則若刑家者始

不可少。非君術也。臣術也。非大臣宰執之術也。有司之術也。非有司之內術也。外術也。內術也者。慈惠也。

案刑家下

吾不恩夫尊君抑臣之說也。洪範曰。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言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周禮設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詔王惡者閽于君道。臣道一切唯繩之法。其弊也。上于下防之甚。以下爲不可知。下于上畏之甚。以上爲不可知。君臣道衰。否而不交。此其失也。荀子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

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此刑家之砭鍼也。吾不惡夫綜覈名實之說也。名實之說善治者不能易也。周禮自天地神祇宮庭官爵人民輸域貨食以至服物采章器皿烹調醫藥莫不有紀。曰會曰成曰要曰辨曰察曰稽曰考曰約曰數法度之密至此。天下之大不有法以紀綱之。何以言治。顧一法不可獨行也。徒法不可久立也。彼則一法而已矣。徒法而已矣。管子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荀子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吾願舉以告夫世之

專任法者。且法家之失。先失于刑賞之所從出矣。刑賞者。先王以之公天下。法家以之私一已。唯其公天下也。故聖王之于刑賞。勝于刑。且卽用刑。亦以惻怛慈厚之心臨之。唯其私一已也。故法家之于刑賞。刑勝于賞。且卽用賞。亦以狹隘酷烈之意臨之。龍川陳氏曰。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于天。而車服力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此刑賞揆本之論也。荀子曰。刑當舉則威。不當舉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舉爵。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

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此聖王之所爲公刑賞也或問于揚子曰爲政先殺後教揚子曰烏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揚子又曰申韓之不仁甚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腹臍也與此法家之所爲私刑賞也其去聖人之治亦遠矣聖人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始有不容已于天下之心不容已于憂民之飢也五穀以播不容已于憂民之寒也桑麻以樹不容已于憂民之顚愚也學校以設然而行之天下或不盡如吾不容已之心又或梗吾不容已之心以懲以勸刑賞加焉主于達其不忍而已其體寬其效緩及其政之成也固結于民心者不可解法家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隘而用

之陰而用者其功易見。要不可爲繼。火之烈也不終日而熄。水之決也不終日而解。驟盛必驟衰。其勢然也。及其旣衰。刑之不爲畏。賞之不爲懷。而刑家之術窮矣。此其所以失也。

案兵家上

兵分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家綜其要旨有三。一曰養民氣。一曰定軍志。一曰審敵情。三要由二。一本。一曰本之刑名以立法。一曰本之陰符以圓機。所爲養民氣者。民兵之實也。民氣戰之實也。民有六不可用。民懦不可用。民懶不可用。民怨不可用。民淫不可用。民懦不可用。民駭不可用。六不可用。由二生怨。生于勞。勞生于匱。匱生于好戰。駭生于懦。懦生于淫。淫生于忘戰。好戰傷耕。忘戰失教。兵志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謂此也于民之匱者實之勞者節之怨者平之淫者隄之懦著作之駭者馴之其道存乎一聚一固聚兵于農固兵于教兵之聚民氣聚之也民氣之聚粟聚之也粟之聚農聚之也兵之固民氣固之也民氣之固信固之也信之固教固之也一聚一固生二戰農以粟戰教以信戰以粟戰者強以信戰者霸兵志曰昔之圖國家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此養民氣之謂也所謂定軍志者有四表三裏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鑿刺以一其手趨蹠以一其足是謂四表別賢否以一其人乘威愛以一其下嚴號令以一其心是謂三裏表治而裏亂者必生三隙賢否倒列上無以統下下無以印上則生不理之隙威愛偏勝任威者離任愛者

玩則生不和之隙。號令時更賞不均。于廝役罰不加于親貴。
違制倅成而賞依指。失利而罰則生不用命之隙。軍開一隙。
必爲敵所乘。故善用兵者彌三隙。別賢否。如天之不可爲地。
地之不可爲天。兼威愛如春之不可無秋。秋之不可無春。嚴
號令如夜之不可欺以晝。晝之不可欺以夜。是謂大定。由是
堅以必死之心。完以不挫之氣。斷以不疑之指。是謂獨勝。兵
志曰三軍之眾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
入焉。獨出獨入霸王之器也。此定志之謂也。所謂審敵情者。
以強審強。以弱審弱。非審之善者也。善者不審。于形強形弱。
審于理。強理弱。道有五。卜以君。卜以臣。卜以民。卜以政治。卜
以風俗。卜其君好直而惡佞。其臣進賢而讓能。其民先公而

後私其政治。畫一而不煩其風俗。尚義而重廉恥。雖在弱形不可攻也。不可攻者。卜之于理強也。其君苦直而甘僂。其臣嫉賢而妬能。其民背公而環私。其政治紛擾而多漏。其風俗嗜利而寡廉恥。雖在強形可攻也。可攻者。卜之于理弱也。兵志曰。勝于易勝謂此也。兵交而欲知其將之賢愚。在乎觸之而動觸之而不動。觸之動爲愚。將將愚者見利則動。輕敵則動。法當以二誘取之。見利者仰而誘之可取也。輕敵者怯而誘之可取也。觸之不動爲賢。將將賢者智周則不動。法周則不動。法當以二濟持之。兩智相交。智不勝。智濟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兩法相交。法不勝。法濟之以智。以持其變。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謀謂此也。兵交

而欲知其軍之虛實。在形人而我無形。形人之虛實。攻瑕勿
攻堅。兵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是也。淡之至于
無形。藏奇于正。藏正于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兵志曰。凡戰
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
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察虛實。明堅瑕。善奇正。此兵之三寶也。
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養民氣。定軍志。知己之謂也。審
敵情。知彼之謂也。夫是之謂三要。三要由二本。何也。將兵之
道。寬嚴無定。用必嚴爲之體。故兵家與刑名家相麗也。動靜
無常形。必靜爲之君。故兵家與陰符家相資也。蓋兵家與刑
名陰符。本一貫。刑名不必兼兵。兵家未有不兼刑名者。陰符
不必爲兵。兵家未有不爲陰符者。故曰三要由二本。因四家

之長而利導之將略具是矣任將之道柰何在一事權將曰民可用矣則用將曰民不可用勿用將曰軍可動矣則動將曰軍不可動勿動將曰敵可乘矣則乘將曰敵不可乘勿乘如是則法不撓機不窒然而能任將者必先能擇將能擇將者必先能擇相此三能者將將之微權不可不察也將將將兵之略盡此乎雖然于孫吳則旣優入其域矣以孟荀言之則未也何言之曰本計不存焉則孫吳者是內斷國之斧斤也厲其外斷其內亾可翹足而待

案兵家下

孟荀而不言兵也孟荀而言兵豈能易此三要哉孟子告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荀子議兵篇曰時其事輕

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此養民氣之說也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辟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此定軍志之說也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荀子曰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鱗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蹠豈又冝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此審敵情之說也吾故曰兵家三要孟荀所弗能易雖然本之以握要者甚哉其縣絕也孟荀所本一曰德

懷天下本之仁一曰威喪天下本之義仁者愛我民矣敵國
有不以愛而以暴者聖人爲民之主將聽其不以愛而以暴
乎義者正我民矣敵國有不以正而以亂者聖人爲民之主
將聽其不以正而以亂乎以愛攻暴以正攻亂書曰乘弱攻
昧取亂侮人此兵之所由起也孫吳之術則不然其本之刑
名者所以一其力也一則多力多力可以屈天下之羣力其
本之陰符者所以一其智也一則多智多智可以屈天下之
羣智是則孫吳本之智力孟荀本之仁義厥指殊矣厥指既
殊則所謂三要者是形同而情異也孫吳意在子兵不在乎
民孟荀意在乎民以生之道用民荀子曰善附民者善用兵
者也此亦孫吳所假道然用其民以殘民用其民以安民者

情之異也爲孫吳之說者必曰儒者好言仁義之師雖然吳子有言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此則儒者所未之察也故儒者不知兵吾得推孟荀之旨以折之曰僵屍而哀之必非仁者仁者必不至僵屍而哀之當敵而不進必非義者義者必不至當敵而不進故儒者必知兵不知兵不可以爲儒者且儒者言兵其旨微矣古者制兵之道耕戰同域文武一涂其耕戰同域者兵藏于農其文武一涂者兵藏于學也伍其人比其家井其地以整齊之猶其田以調習之升于司馬而材之射于宮而選之養已具教已成材已鍊四國有不順者則以九伐之法征之黨閭皆可爲軍六卿皆可爲將然猶出軍必以時不久用也殺人必以禮不多

殺也此其行仁義爲王者之師也自耕戰異域文武分涂耕不知戰戰自爲一域文不能武武自爲一涂戰自爲一域武自爲一涂遂有以兵名其家者以兵名其家遂有連師數十年而不息阮卒數十萬而不顧者矣此孟荀所爲服以上刑比以盜兵也然孫吳旣得志于天下歷千數百年祖其術者方且獲上賞號雄駿而恬不知怪烏呼仁義之充塞也久矣智力相尙之弊必至斯極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案陰符家上

陰符之旨觀造化出入之機靜以制之而已曰賊曰竊出入之機也唯天出入之機在于五賊唯人出入之機在于九竊五賊者天之竊也九竊者人之賊也天竊于五人賊于九天

人一機也天之竅竅于五五之竅竅于心曰天有五賊五賊
恒此也天之竅竅于人人之竅竅于心心之竅竅于機曰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此也心之竅竅于九九之竅竅于三曰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此也心之竅竅于機機之竅竅于目曰
機在目此也曰盜者乘乎出入之機者也天地人物相爲出
入乘之者盜也然人知其出之爲出不知其入之爲出者機
也曰神之神出者機也。不神之神入之爲出者機也盜也者
當乎出入之間潛運默移者也。曰其盜機也此也唯聖人觀
天之道見其出入之機執天之行制其出入之機曰天有五
賊見之者昌此老子所謂觀竅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老
子所謂觀復也。天人一竅竅其所同出虛其竅反而相天。天

人一根根其所同入歸其根靜而復性且竅也者自無而之有復也者自有而之無。有無相生無爲之奧制之之道可知矣。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可欲則心生然而生者死之門不見可欲則心死然而死者生之戶吾心生死之機存乎見與不見故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禽之制在氣所謂禽之制在氣者機窺于有氣妙于無以無制有自然之道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又曰爲腹不爲目腹爲下穴目爲上穴閉其上穴藏其神于下穴神藏于下心虛而腹實矣腹者老氏之徒指爲氣穴禽而制之禽其機之發于目者制而歸之穴中上穴有爲下穴無爲有爲歸于無爲則中虛中虛則上下皆無爲矣然無爲者無不爲也此無他藏之愈密故發

之愈神藏之密發之神則有以執其出入之機而制之故曰
心生于物外于物機在目禽之制在氣禽之制在氣者樞紐
乎一篇之始終者也上篇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此一篇之
函蓋也後語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此一篇之裏結也曰浸者陰陽出入之機也所謂天
之道天之行也曰自然之道靜者老氏所謂半牝也老氏曰
谷神不外是爲半牝半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者氣之府也
神者心之樞也谷至虛神至靈靈竅于虛虛爲半牝門者指
其竅而言之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故爲天地根曰絲絲若存
用之不勤縵縵若存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之謂也力之不勤
任其自然之謂也此制之之道也制之者蓋必因其所從出

而後可以制其所從入此陰符家之樞紐也爲陰符之學者由之以津逮老氏亦道家之所不廢也

案陰符家下

陰符出于道家究其用則兵刑家之中樞也兵家曰兵以止兵實嗜兵也而飾其說于止兵刑家曰刑以止刑實嗜刑也而飾其說于止刑嗜兵刑者嗜殺人者也人性好生彼獨非人而嗜殺人乎哉且卽嗜殺人者未必能殺人何兵刑家之能殺人也其嗜殺人者彼見有恩者則有愛有愛者則不能成大功成大功者必能割絕其恩故道家曰無恩兵刑家亦曰無恩也其能殺人者有所執也蓋兵家非執其至神之機不能名兵刑家非執其至神之機不能名刑故道家曰一兵

刑家亦曰一道家曰心兵刑家亦曰心道家曰氣兵刑家亦曰氣道家曰虛爲舍兵刑家亦曰虛爲舍道家曰無形無名兵刑家亦曰無形無名道家曰靜以制動簡以御煩此其所執也執其至神之機無心于兵者善用兵者也無心于刑者善用刑者也至善用其兵刑雖曰兵人刑人不忍兵人刑人之心下爲少動彼固曰非吾兵之非吾刑之吁是謂無兵之兵無刑之刑可禁也刑可革也無兵之兵孰能禁之無刑之刑孰能革之兵刑之慘斯極矣然非竊至神之機者不足以執無兵之兵無刑之刑非竊道家之藏者不足以執至神之機也夫兵家之與兵刑家不同指也斷矣何以之也則以陰符家爲之中樞也吾

故曰陰符家者兵刑家之中樞也且陰符固出于道家矣何以爲兵刑家之中樞也蓋陰符雖出于道家其用則判所謂自然之道靜道家之祖陰符之所出也然而道家言其與曰爭不曰盜善其極曰反者之動曰躁勝寒靜勝熱不曰發殺機不曰克不曰凟道家其密功曰抱一曰守中曰收視反聽不曰禽不曰制道家之言如此陰符家之言如彼者道家用其道以歸根復命合于真常陰符家用其道以竊神之機而祕之此所以爲兵刑家之中樞也然神之機者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于是託其說于道家託其說于道家者以是愚民而已世之儒者且曰老氏之道實使之然意在黜老氏尊孔子見則卓矣惜乎其與兵刑家以藏身之固也吾則辨

之于橐釐之間窮其所之所之既窮吾得而正告之曰陰符家所謂觀天執天者若有得于天之機而實非天之心也。天何心以生物爲心其生物也生生而已非以殺爲生以殺爲生非不已之妙矣唯聖人能見天心故言其奧曰易且不言乎而況言溢言其機曰剝復曰否泰且不言反不言躁勝寒靜勝熱而況言發殺機言潰言克言其密功曰誠明曰敬止且不言守中抱一不言收視反聽而況言制言禽言五行曰德不曰賊言三要曰恩不曰竊此其和同天人巍然爲性命宗也由是順性命之理達之天下與天下共由者一出于天雖至不得已而用兵刑亦善承天意曲全其生之之道而已此其爲得天心也彼陰符家者不知天以生物爲心但見

其入之爲出。遂以殺爲生。竊其機而祕之。蓋純以私意窺天也。導其原者已非矣。其流爲兵刑家之嗜殺人也。豈不順哉。然此非子之刻論也。陰符嘗自言之矣。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者嗜殺人之謂也。

三錄下終

下錄集評

案刑家上

羅臺山曰中權勁氣栗節如千歲古藤蟠屈青壁萬尋之上
坤龍蒙繞古苔歷落文家極高之境 結出慈惠二字乃使
通篇震雷掣電之勢化爲祥雲

案刑家下

彭允初曰刑賞者先王以之公天下法家以之私一已至哉
斯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聖人何
嘗與之以己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亦如天之賦物而已矣人
主不知此義刑賞之際不勝其愛惡焉申韓之徒不反其本
徒欲一之以法以幸濟吾事法立而民之克遂其性者少矣

江子遺書

下錄集評

其爲私也豈不甚哉

案兵家上

彭允初曰子孫吳諸家可謂得其精而遺其粗矣指歸本計見睨事消

案兵家下

羅臺山曰文氣奮迅如縣河

案陰符家上

彭允初曰戰國策以陰符爲太公書其說近是後遂爲兵家之祖范少伯張子房俱善用陰符故能知進知退不失老氏之指若孫吳以降知進而不知退未有不自殺其身者也術可不慎乎

紫陰符家下

羅臺山曰執其至神之機一段推勘至此天雨血鬼夜哭矣使我爲之毛髮豎動不寒而栗此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筆也雖然其速毒諸天佛相以懺悔之辨老氏一段其用心可謂忠厚仁慈者矣安得不令臺山心折也

三錄總評

袁子才云秦以後談王政者無人而能擇之如是其純也宋以後作古文者無人而能爲之如是其卓也其真古之立言者乎吾當鑄金事之

羅臺山云三錄皆卓特雄傑斷爲不刊之書無疑作者亦不須自疑偏要自信得確又要自待尊重不少自輕自侮精心完全此一件至寶千百世下定有識寶作家買了去用起來便是愛廬先生一場功德也

書三錄定本後

彭紹升

唐人詩云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予讀汪子三錄而悲之烏呼汪子已矣而其書具在鑿鑿平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如

漫苓之可以去病由乎蕩平正直之涂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苟有得其意而見諸行事者躋斯人于大同之世無難也烏呼世界無盡願輸無盡汪子未了之心其亦將有待乎然而未可知也傳其言以告天下萬世此吾黨之責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也于汪子何有哉

三錄初成最先屬予點勘予謂自周末以降二千五百年述作相望其間酌古鏡今繩切利病者代不乏人然淵原所自未有若是之淡且長者也三錄中下錄最完好上中二錄時有出入而繩荀中主張王霸並用之說尤爲舛駁輒爲指其得失已而羅子臺山見之歎其獨到之論得未曾有兼繩削其不合其準孟之一繩荀之二三四皆臺山所點篡也其餘

間有指摘未盡審定汪子旣物予覆勘數周竊取臺山之意
芟其瑕累補其罅隙最後張生於海讀之作質疑三首于準
孟諸篇亦有所匡正因量加采擇俾成完書豐城之劖拭以
尋陰之土而其光倍發予之所以不負友者其不枉是乎